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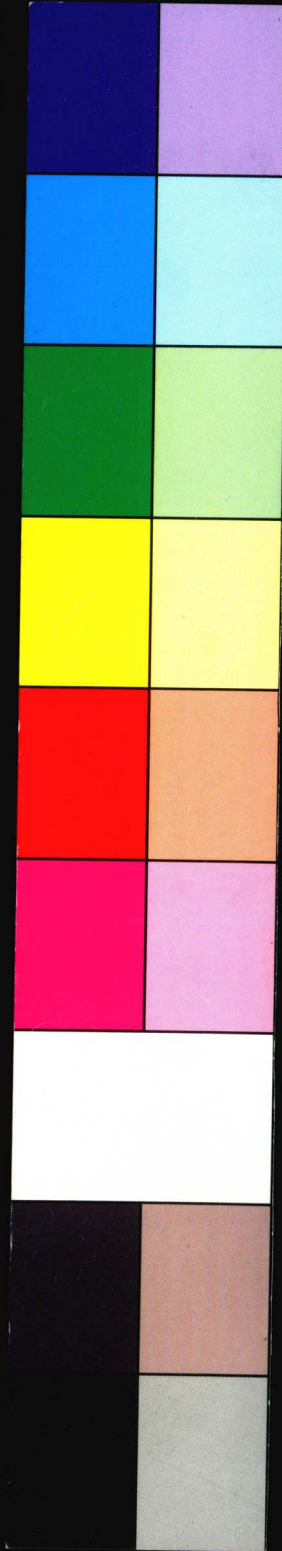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六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
百晦音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鄭康成曰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賈氏曰是鄙所居不遷○賈氏曰此謂三等采地也載師家邑之田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之田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之田任疆地則三公之采也親王子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而二十五里

愚案周公言都鄙者甚多當於司徒造都鄙之文著其詳焉蓋據載師言之特謂大夫采地在王國之三百里卿采地在王國之四百里公采地在王國之五百里爾未嘗明言公卿大夫采地各有幾里也小司徒注始總



言之賈氏疏遂定為公百里卿五十里大夫二十五里
後世說禮者因仍不易若然又與王制所謂百里七十
里五十里之制異矣

王氏詳說曰王制是夏制也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之昭
武之穆與夫周公之祚嗣有功德者皆以次出封而無功
德者亦各以親踈食采畿內借使周之內諸侯與外諸侯
之分土一同則雖極禹迹所至之處亦不足以封螽斯衆
多之子孫大抵皆有以處之也
○圖說曰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以八
命之公六命之卿其地視九命七命之公侯以四命之大夫其地視七命之伯以三命
之元士其地視五命之子男蓋在內者卑其命而祿必視其外則各有所屈而實有所
養在外者崇其命而祿不異乎內則各有所伸而實有所守戴師以宅田士田任近郊
之地等云者此所謂視侯伯子男者也士之受田寡矣而近地為可食故任之於近郊
公卿大夫之田多矣非遠地不叫
故任之於縣置此周采地之別也夫以武王之母弟八人雖曰五叔
無官然所謂曰管曰蔡曰成曰霍曰毛者亦其采地也商
之三仁箕子微子以爵言而比干特謂之王子比干無可

食之采地他可知矣試以縣內九十三國之數明之為百
里者九而三公之田與三公之致仕者處其六所以待王
子弟者三而已為七十里者二十有一而六卿之田與三
孤及六卿之致仕者處其十五其所以待王子弟者六而
已為五十里者六十有三而二十七大夫與二十七大夫
之致仕者處其五十有四所以待王子弟者九而已知此
則知夏商之內諸侯為少而周之內諸侯為多多少不同
其數則廣狹不同其封也明矣

愚案此言食采之數本疏五十里二十五里之說

愚案周之建都鄙外有封域溝樹之固內有城郭市朝
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夕泣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
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內猶民
之廛里在國而受田於鄉苟必還在采邑之都則其列

職常往返于數百里之遠而在途之日多在朝之日鮮矣要知都鄙之主則以吏居之如冉求為季氏宰而後采地之封者不過得食其祿此尹氏崔氏春秋所以譏世卿歟

鄭鍔曰造者為而成之之義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史氏曰封之所以止其窺覘溝之所以禁其侵奪然後屋室得以安居焉○鄭康成曰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黃氏曰造都鄙與建邦國不同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知其廣狹遂以制其域居其所當授之民宜必有餘地造都鄙直以其所當授之民室數制其地山川溝涂皆豁除以實地計固不使不足亦不使有餘故其下出易法○陳君舉曰此是制邑之地制非田制一邑之內則有肥磽之不等苟以百畝之地拘之則不足以容百里非所以為邑惟以室數制之所以

立不易一易再易之制田則遂人掌之

史氏曰不易者土力厚一歲一種再易者土力薄再歲一種二易者土力益瘠率三歲而一種易者更迭而種也再易一倍不易之地三易二倍不易之地而其所出不過同

為百畝之獲也○薛氏曰古之南北一步東西百步六尺為步歲不易者為上田農夫受上田百畝歲一易者為中田農夫受中田二百畝歲

再易者為下田農夫受下田三百畝一易再易非若世俗之說荒之而不耕也不易者只是一畝一剛一易者二畝三剛再易者三畝三剛所以愛惜地力如剛廣一尺剛高一尺詩所謂十千惟耦者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合耕正得一剛也晉作爰田乃不問一易再易之地破其疆剛任民自耦不問水旱凶荒至商鞅破井田開阡陌則又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昔之南北一步者開為百步故謂之陌東西百步者開為千步故謂之阡開拓土疆除去煩細令民自盡力於其間其意蓋以田愈實則兵愈增而先王之意亡矣

○陳君舉曰王制正義農夫受田實有九等案大司徒

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為三等則九等地見異議說○愚案左氏異議見小司徒九夫為

井下林氏說詳

鄭鍔曰遂人頒田里土地田百畝菜五十畝以至菜二百

畝與此正同然都鄙不易之地無萊者遂地有萊以利上
農實遂地以強本也此不論餘夫之地者蓋都鄙之地小
於鄉遂造之之法止以授田之家計之而已餘夫非所當
計也○愚案餘說見小司徒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

王昭禹曰凡有職於地者皆地職若三農園圃虞衡數牧

之類凡有守於地者皆地守若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

之厲而為之守禁○黃氏曰變職言地守特出之定山澤界域不使與井牧

不可井牧定其界域焉凡有貢於地者皆地貢也若農以耕事貢九穀圃

以植事貢草木既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則分命使各為

其所職之事頒者以等級分之也○王氏曰頒職事與田之官各有所掌○黃氏曰職事即下所頒十二職

先王常恐其殺亂工飭材貫通財猶本於地之所主學藝世事服事治人者也地法則地職地守地貢各有度

數存焉故謂之地法頒職事以為地法亦所以待上政令

之事

黃氏曰自建國而下至此總敘之見授職奠守制貢之為

一法也

鄭鍔曰地職已分地守已定地貢已制則其法立矣乃頒

職掌於都鄙之長使之循此以為地法以待王朝之政令

○史氏曰政者上為之章程令者下得以奉行孟子曰仁

政必自經界始○黃氏曰政令凡師役會同賓客喪紀稅

斂皆是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鄭康成曰荒凶年也○鄭鍔曰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或不

可逃所恃以無恐者有救荒之政以聚之則雖荒而不流

徙矣○史氏曰大司徒裂土以封諸侯度地以授萬民宜

先於賦斂而首及於荒政聚民之教有以見先王本以卹

民為主
曰散利

史氏曰民苟離散則財聚何益記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
氏聚此荒政所以先於散利○李氏曰夫家之征則薄之
山澤之禁則弛之關之譏則去之所以充一歲之入而為
國之經費者今皆以予民則已厚矣而又散利果何從給
乎吾是以知其所以為荒政之備者其蓄積有素也○王昭禹口若
遺人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也後世常平義倉斂散之法美意出於此

二曰薄征

鄭司農曰薄征輕租稅也○鄭鍔曰賦必取盈則民方艱
食固無以輸不取則國有所須將何以給姑從其薄而已

三曰緩刑

鄭鍔曰凶荒則犯禁多憫而不刑則犯者益衆嚴以示禁

四曰弛力

則飢民之犯或出於不得已姑緩之可也

○易氏曰若朝士於邦
凶荒則慮刑貶是也

鄭司農曰弛力息徭役也○王氏詳說曰若均人云凶札
則無力征是也

五曰舍禁

劉執中曰山澤林麓既不封於諸侯則設虞衡之禁所
以蕃鳥獸毓草木以盡乎萬物之性也民既失食則宜開
其禁故舍禁之政行焉

六曰去幾

王氏詳說曰先鄭以為關市不譏誠得其說矣然諸儒惑
於司關之文有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曾不謂門
關與市蓋異乎司市曰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去
幾者市之去幾也門關所以防姦人之出入不幾得乎況

荒政十有二有可據經為說者有不可據經為說者舍禁
之事不見於虞衡殺哀之事不見於宗伯多昏之事不見
於媒氏除盜賊之事不見於司寇要之荒政之設為後人
設耳

七曰青禮

鄭鍔曰掌客云凶荒殺禮則省禮者損夫吉禮也省與省
同○劉執中曰省祭祀之禮所以節財用厚賑恤也

八曰殺哀

鄭康成曰殺哀謂省凶禮○劉執中曰國之哀戚必有重
禮以將其誠以斯民之困殍有所不能備則殺哀之政行
焉

九曰蕃樂

鄭鍔曰先儒謂蕃樂者蕃當為藩有閉止之義凶荒則宜

止樂而不作大司樂於大札則令弛縣其意一也

十曰多昏

劉執中曰昏必用六禮禮以荒而不可備時雖荒而不可
失也故多昏之政行焉○史氏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十有一曰索鬼神

劉執中曰鬼神雖幽能助陰陽以為水旱札瘥者必索而
祭之○王氏詳說曰若司巫云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是也○史氏曰詩云靡神不舉靡愛

十有二曰除盜賊

李景齊曰除盜賊必見於荒政者誠以盜賊於凶年為多
盜賊不可不除然使調救拊存之責未盡而遽欲除之則
是罔民而已故散利薄征弛禁去幾凡所以生養吾民無
所不盡其至而彼猶為盜賊之歸則不得已而除之故荒

政以除盜賊爲末○史氏曰傳曰牧民如牧羊當去其敗類者凶荒而除盜賊防其嘯聚爲民害也

總論

呂氏曰荒政十有二其目須當詳講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兩者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既發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之大綱既舉矣三曰緩刑四曰弛力緩刑謂民迫於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弛力者平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當用者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曰舍禁平時所謂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政則徹去藩籬恣民取之六曰去幾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百物流通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省禮此則專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有弊無牲之

類八曰殺哀凡是喪紀之節一皆減損所謂不以死傷生專理會荒政九曰藩樂時和歲豐所以與民共樂樂民之樂亦當憂民之憂所以荒歲不樂十曰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十有一曰索鬼神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是也十有二曰除盜賊前面說緩刑此說除盜此便是經權皆舉處既與民共憂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人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喚萬夫皆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止亂之道大抵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條目固止於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脉理皆自相應只去大司徒上看未盡若徧攷六官則荒政秩序可見且如散利須攷大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攷九職九賦

九貢如緩刑須攷司寇士師所掌之刑它莫不然參觀徧攷然後可知

以保息六養萬民

史氏曰救荒之政醫者之攻療保息之政醫者之調養既有以救之又

有以養之民不相保而蕃息者未之有也易

氏曰息有生生不窮之義保其息而使之有所養者聖人也 ○李景齊曰先

鄭鏐曰有以保之使之安而不危有以息之使之生而不傷

工之時戶口有版生齒有數其切切然計民數之多寡誠

以民生或耗必其養民之政有所未備者茲所以保息之

道有六蓋欲天下無一夫之不獲其所以求民生之蕃息

也先王盛時戶口極多者蓋出於此

一曰慈幼

鄭鏐曰保息之道莫先於慈幼人方幼稚如木初萌偶搔

而絕之可以絕其類將以養民宜自幼者始王制十四以

下不從征役後世之法亦有生子三人則與之母者慈而愛之也

二曰養老

鄭康成曰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糧之屬

○鄭鏐曰八十九十日耄行復除乃所以養之

三曰振窮

鄭鏐曰鰥寡孤獨謂之窮民皆有常餼乃所以振之也

四曰恤貧

鄭康成曰貧無財業廩貸之○劉執中曰不幸而有凶喪

禍患陷於貧窶不能自存者則鄉閭有以恤而贍之不得

貧困焉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此其一

端也

五曰寬疾



鄭鏐曰人有疾者苟遲而俟之使得以調治或有能生之理見其疾也又從而勞役之不少寬假則以小疾而斃者多矣故特以寬為言

六曰安富

鄭鏐曰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賴資其有餘以補其不足苟謂其富厚而賦取無藝富者不安小民亦失所依非國家之福漢武因豪富筭緡錢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而海內蕭然蓋不知安富之道

李氏曰大司徒十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謂以法度教之使知尊卑之節則民之所用雖少自以為足也以本俗六安民其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異皆深衣而已則富者安也自周綱解紐禮樂崩壞商賈大者衣必文繡食必梁肉以其資厚交通王侯以富相軋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駟策肥履絲曳縞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公卿大夫以下爭下驕奢室廬輿服俗于上無限度而貪人恣行矣凡風俗之所以薄獄訟之所以繁者民貧故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

鄭康成曰本猶舊也○項氏曰本其俗之所習則民心乃

一曰媿宮室

鄭康成曰媿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劉執中曰謂野廬及邑居之宮室里正以時預飭修治必使牢密媿而不弊詩云上入執宮功穹室熏鼠塞向墜戶入此室廡媿其邑居也又曰晝爾于茅肯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媿其野廬也

二曰族墳墓

鄭康成曰族類也○劉執中曰考妣祖先族而葬之萃于一處則子孫之心有所依慕不忍舍之以適他邦故一其志安於里閭也

三曰聯兄弟

鄭康成曰聯合也○鄭鏐曰自一世二世而後分房析族寢以踈遠相視如路人者以兄弟之不聯也○劉執中

安○劉執中曰本謂根本也使俗有本安於其中如木之不可拔則曰本俗而可以安萬民使之戀其里閭雖有災難不忍舍之而適于他邦

○鄭鏐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是也○愚案呂氏說見家人

六十五
曰井田之法民受一夫而兄弟衆多者必使受田同井則手足相應衣食相資父母相接子孫相親亦所以安之而使不能去

四曰聯師儒

鄭康成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劉執中曰百家爲族則同其族室有儒以教之五族爲黨則同其黨庠有師以範之少小同其師儒長立同其道藝情親義合亦有以安之而不忍去

○孫氏曰先王之於民隆師儒之教而不具學校之制非故略之也後之作王制者曰國之後選皆造焉質之周官無明文不知果預乎其間否邪借使得與胥子並進不過已與於鄉者惟州長有所謂州序黨正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不指州而言疑黨亦自爲序然皆不載制度之詳豈非州黨之間切磋琢磨之地相會以時相先以禮本無法制之可言即使後世羣天下之士於學廩之有食然後爲教養之盛則浮薄器競之風已熾於斯時矣奚取乎長育人材之道哉

五曰聯朋友

劉執中曰道合爲朋志合爲友交相琢磨成其德行則其

義益不可忘亦足以安之而不可去也

六曰同衣服

鄭康成曰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異○王昭禹

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以齊其民而民德歸一則同衣服

者本俗所以成終始可謂民德之成也

○劉執中曰蠶桑機織之事非一婦可成同井之家更相爲助然後衣服得以同時而成詩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八月載績載玄載黃爲公子裳則婦女所以聯其衣服之道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

萬民觀教象挾子協反日而斂之

李景齊曰此亦冢宰垂治象之意夫先以保息養萬民次

以本俗安萬民而後繼以垂教象之法蓋所施之次第若

此未有以養之安之而遽欲教之則無常產固難責其有

常心徒有以養之安之而無以教之則飽食逸居正恐其

鄰於禽獸耳此庶富教之序

鄭康成曰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司徒以布五教至正
歲又書教法而縣焉○史氏曰其曰教象見乃謂之象也
○鄭鏐曰教象之法謂六德六行六藝與夫書攷賓興之
法皆國之舊章非每歲更變其舊蓋因歲首示更新之意
而已必垂而示之使之熟觀洞曉至於十日然後收而藏
之仁民之意深矣

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鄭鏐曰或謂已言布教于邦國都鄙又言施教法于邦國
都鄙何也蓋有教典有教法布以教典使之知所守施以
教法使之知所行教法既布都鄙邦國宣化承流之職各
推而行之以教其所治之民富者示服不野異○五
令五家為比比社志反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
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音五州為

鄉使之相賓

鄭康成曰此所以勸民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
○項氏曰人之生有天屬焉有人屬焉天屬則不待教而
相親至於人屬無事則相往來有事則相棄背非上之人
有以教之不可也是故先王為比為閭則必有以今之相
保相受則必有以使之令之則不容於或遺使之則不容
於或背○鄭康成曰保猶任也○呂氏曰五家為比其居
甚近非特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衰故使之相保保有二
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蓋兼言

鄭氏曰閭二十五家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王昭禹曰二十五家曰

閭門則居足以

鄭康成曰族是百家○陳君舉曰百家之中不幸有死者
相與辦其葬事不使五家與二十五家供之者以百家然

後衆輕易舉也。○呂氏曰：族獨以四為數，欲湊成百人故也。○鄭康成曰：黨五百家，救救凶災也。○陳君舉曰：大利害大患，難非百家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救。○鄭康成曰：州二千五百家，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陳君舉曰：水旱凶荒，欲以相賙，又非五百家所能辦，惟二千五百家則其地必闊，必無皆水皆旱之理，庶幾有無可以相通。○鄭康成曰：鄉萬二千五百家，賓賓客其賢者。○鄭鏗曰：三歲賓興之時，彼賢彼能，我從而賓之，我賢我能，彼亦賓乎我，故使之相賓。○陳君舉曰：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賢於五比而已，族師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賢於四閭而已，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又五百家之賢而已，州長攷其德行道藝，則又二千五百家之賢而已，至於一鄉萬二千五百家，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使之相賓。

王昭禹曰：鄉遂之制始於五家之寡，而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居雖異室而從容若一家，體雖異腹而和合若一心，司徒以安之，則相為愷悌焉，司馬以用之，則相為憂患焉。○鄭鏗曰：凡此比閭族黨州鄉之制，載於地官，蓋王國之六鄉而在近郊，百里之內也，平居使之相保，相受如此，故有事則用而為六師，余攷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蓋合比閭族黨之民以為之，而不見其制，今觀此文，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乃知諸侯之邦亦用王畿六鄉之制，合為比閭族黨也，蓋上言施法於邦國，都鄙下文言使之又言令之，則所使所令者乃邦國都鄙之君也，以是觀之，諸侯之國六鄉之制與王國皆同可。

口○圖說曰：鄉遂之制，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書曰：魯人三郊，三遂，蓋言郊則知遂之在野，言遂則知郊之為鄉，魯大國也，故三郊三遂，大宗伯乃頒祀于都家，練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州，邦國則邦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王昭禹曰頒以九職三事也。○王氏曰登言進而成之九

職任萬民加三事焉所以進而成之也。○鄭錡曰言用此

以進其業也民之常情好逸惡勞自安而不知勉此業所

以不能進仁以職事使之勉勵赴功乃所以登之矣大宰

九職用於王畿之內然邦國都鄙不可無任民之職於是

設為十有二職以頒之使用是以登進之也。○劉執中曰大宰主

徒主民不止任之以職又登于籍焉謂能稼穡者則登於三農之籍能樹藝者則登於園圃之籍也

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

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

十有二曰服事

鄭司農曰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育草木作

材謂虞衡作山澤之財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自

工飭化八材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

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鄭錡曰間民無常職宜不能生材然而轉移執事其材實賴以生焉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

教能則民不失職。○黃氏曰學藝士也夫人皆得學之世事公卿大夫士之胄嗣古者進與不出此二者服事謂為

公家服事者。○賈氏曰公家服事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

孫氏曰九職之外加以三焉則以三者與九職之民共之

使民心服上之教而保其職業者也學藝民材所由興世

事民志所由定服事軍旅田役追胥所由習若夫閭師所

任者國中四郊之民因以征斂其材賦所謂九功之貨賄

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愚案三物八刑皆言鄉者蓋教法始於六鄉故也

鄭康成曰物猶事也。○史氏曰無形無名者道也有形有名者物也得之於心為六德行之於身為六行習之於事為六藝是三者有形有名矣故謂之三物。○鄭康成曰與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李景齊曰成周賓興萬民者不一而足若所謂三物者曰德曰行曰藝是也德不足則取之以行行不足則取之以藝其取之亦廣矣未也所謂德行藝者皆析而六之曰智仁聖義忠和曰孝友睦婣任恤曰禮樂射御書數誠恐難以責其才之全則凡於六德六行六藝之中得其一者皆足以自進此天下所以無遺材之恨然則取士之目最廣者蓋莫詳於周而謂其不以科目取士何哉是古非今者類欲屏去後世之科目而復還古人里選之制其所以來天下之才者正欲其科目

之廣也若夫才必就於其所養而成於其所教此大司徒所以教以三物而後賓興之歟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鄭鏐曰成於性者德也德則有知仁聖義忠和之別臨事不惑先事而知者知也。○項氏曰知動而明事自博愛而兼愛者仁也。○鄭康成曰

曰愛人以及物通睿而能化者聖也。○史氏曰以其無不通能制事變使各得其宜者義也教人以善推誠不欺者忠也。○鄭康成曰忠以中心喜怒中節不

為崖異斬絕之行者和也。○鄭康成曰不剛不柔凡此皆成於性而自得者故名之為德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鄭康成曰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

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鄭鏐曰能信乎朋友者任也恤振憂貧者。○鄭鏐曰能周恤於患難者恤也

鄭鏐曰凡此皆見於所行故名之曰行

六百九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鄭鍔曰禮者知揖遜之威儀○史氏曰五禮所以防其僞樂者達節奏之高

下○史氏曰六樂所以防其情射則明五射之法○史氏曰五射之儀足以觀其德御則熟五御之

節○史氏曰五御之節足以觀其知書則明六書之品○史氏曰心畫見於六書數則知九數之

計○史氏曰物變見於九數是皆才之所長故命之為藝說者曰射御書數

曰藝可也禮樂之妙與天地同流古之所謂賢聖亦由通

於此而已名為一藝用以教人何也通乎天地者禮樂之

理也可以教人者禮樂之法也六藝之禮樂如此而已

易氏曰六德蘊於內六行形於外隨所寓而見皆可得而

指言之惟道隱於六藝之中不可以指言故總而名之曰

道藝所謂六德者非曰六鄉萬民之眾皆可以為聖知為

仁義為忠和也取其明而不惑者謂之知公而不私者謂

之仁通變能化者謂之聖制變得宜者謂之義誠實不欺

者謂之忠喜怒中節者謂之和此六德為天下之全德由

是推之於六行則自孝而友自友而睦自睦而姍以至任

於朋友恤於鄉閭而皆得乎親疎內外遠近之序是又此

德之所發見也若夫五禮六樂之見於玉帛鐘鼓者為六

藝之首五射五御之見於弓矢綏策者為六藝之次六書

九數之見於文字籌筭者為六藝之末是雖藝成而下實

有形而上者之道充之以德行則為天下全才之士然先

王以全才望天下而不以全才律天下或以德進或以事

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苟有一善之可名無不撫而納

諸程度繩墨之中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姍

之刑四曰不弟音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

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鄭康成曰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

賈氏曰此不悌即上六行友是也上文言友在睦

嫻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嫻之下兼施於師長○鄭鐸曰兄言念鞠子哀弟當念天顯然刑之意終不為卑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致凌長也

鄭鐸曰教民之三物曰六德六行六藝糾民則止於六行何邪人之性有厚薄昏明之異則德不可以皆同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之別則藝不可以皆能夫六行者日可見之行人人所當勉者也苟不修其行則害于其身禍于其家亂人倫而傷聖治王法所不容人類所不齒是之謂戮民也加之刑可以無愧矣

鄭康成曰造言訛言惑眾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

史氏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故八刑之設以不孝為首而以其餘次序之若夫造言亂民之罪既無與

於六行大司徒何與哉蓋造言而不禁則風波以起眾人之疑簧鼓以惑眾人之聽亂民而不禁則淫侈之行興澆詐之風熾如是而望教之行不可得也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而孔子數少正卯之罪亦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然則造言亂民豈不為害教之大者乎宜大司徒所終禁也有賓興之禮以勸之於前又有八刑以驅之於後民若何不歸君子長者之途哉○項氏曰賓興則所謂格則承之庸之也繼之以八刑所謂否則威之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

和

鄭司農曰五禮謂吉凶軍賓嘉

鄭康成曰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

六樂謂

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鄭康成曰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

○賈氏

曰獨申禮樂二事者化民以禮樂為急。○項氏曰偽則有所作為中本湛然作則反中矣情常患於流放和貴中節流則非和矣是故以五禮六樂防之禮非能教中也防其偽則中自不失矣樂非能教和也防其情則和自不失矣或謂制其欲以復其性非也禮樂直防之使不作耳非謂情偽已入復從而制之也。○鄭鍔曰惟五禮由中而制所以著誠而去偽故可以防其偽惟六樂由和而作所以滌邪心而全正性故可以防其情情偽已去則反其自然之中和何不可之有禮樂之制雖掌於春官用以教民則在司徒而已。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鄭康成曰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史氏曰

教而不服則有爭爭而不已則有言于公故曰訟訟而不已則置之狴犴圜扉以折其憤很之氣須其自怨自艾以服吾之教故曰獄。

鄭康成曰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賈氏曰將

斷割之時恐其不審故與治民之官共聽而斷之。○史氏曰大司徒不

專聽斷必與其屬共之不以尊嚴自居不以貴勢自驕周流田野諄諄然教其長老以慈順教其子弟以孝悌使比閭族黨燦然有文歡然有恩恤其疾隱致其忠愛未嘗一日不與民接必使王者之教沾濡浹洽無有不服然後已。○黃氏曰司徒教官而預聽訟之事未

歸于士猶冀其可教也。○項氏曰司徒聽斷止於不服教

而有爭訟者爾前所謂孝友睦婣任恤之類凡與於教者

是也不與於教而麗于刑者司徒所不當治皆歸于士宜

也說者謂司徒與有地治者斷其刑而使士行刑非也。

鄭康成曰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鄭司農曰士謂主斷刑之官春秋傳曰士榮為大士或謂歸

于圜土圜土謂獄也獄城圜○史氏曰王制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

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謹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非大司徒不能也及夫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然後告王而制刑則歸之士者豈得已哉○呂氏曰刑與教對立出彼則入此出此則入彼無非左之右之防閑天下使遷於善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託歷反

鄭康成曰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鍔曰或謂祭祀之時大宗伯毛六牲而頌之五

官使共奉之牛則奉以司徒何也余以為六牲之奉非惟以盡專神之禮蓋使居其官者知其所職之義也牛於五行為土其性順而易制觀于鈞之牛三尺之童持尺箠而驅之須而行略不敢違者以其順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天下之大順惟因天下自然之性而教之則大順成而天下治矣祀享之時使奉牛牲始也奉之而進終焉解體而羞之因其事以明其義使知設教之本意也○史氏曰大司徒為奉牲之長至是不得不奉牛牲也

鄭司農曰羞進也○史氏曰肆者解其牲體而陳之於俎○鄭康成曰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賈氏曰後鄭不從

享先王亦如之

賈氏曰享先王者謂四時并禘禘也亦如之者亦如祀五帝但禘郊之事先全烝後豚解奉牛牲謂全烝獻腥也羞其肆謂體解而進之若宗廟之事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奉其腥獻者豚解也羞其肆者熟獻也

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鄭康成曰今令遺人使為之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黃氏曰鄭曰今遺人以遺人掌委積也脩道則非遺人之事矣遂師曰賓客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司徒令遂人遂人令遂師使各於其遂行之遺人掌委積之政守在遂師○鄭鍔曰大賓大客之來往道路以通往來之途委積以共行李之費使賓至如歸亦設教之官脩文德以來

先鄭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殺謂體解而燔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時即云羞其肆明先豚解

遠人之意也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賈氏曰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之

役故鄭康成云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曰六引謂引喪

車索也○鄭鏐曰六鄉內也故屬在前之引六遂外也故屬在旁之引因其遠近內外理當然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

六緋○賈氏曰遂人職云及葬帥而屬六緋在棺曰緋行道曰引○項氏曰引在車所以挽車緋

在柩所以弼柩大司徒則檢校六引之事政曰治其政令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賈氏曰凡軍旅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衆○史氏曰

軍旅所以用衆大田所以簡衆大役所以任衆衆之所聚

政令行焉不有旗表其觀視何所趨向哉○鄭康成曰旗

畫能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民於其下○鄭鏐曰余攷

周家之制熊虎爲旗大閱之時師都載之治兵之時軍吏

載之蓋衆之所在以威爲先也大司徒於大軍旅田役則

用旗以致萬民旣以爲號令且以示威也官尊勢重統而

治之安得不惟令是從乎○黃氏曰此六鄉之衆

易氏曰大司徒以旗致民致之於比閭族黨州鄉之聯也

大司馬以旗致民致之於平列陳之際也○黃氏曰此六鄉之衆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鄭康成曰大故謂王崩及寇兵○史氏曰致民於王門備

不虞也○鄭鏐曰變出於非常姦雄或將乘之故致民守於王門王宮固有宿衛之人鄉遂之衆宜守王門之外○鄭康成曰節

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也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鄭康成曰大荒大凶年也○史氏曰水旱蟲螟謂之荒大札大疫病也○史氏曰天行

札謂之移民避灾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

通志堂

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劉執中曰凶民可移而豐或不受穀貴可通而賤或閉糶是以移民通財之令出焉。○劉氏曰今之急於困窮聖人之大務也。

王氏詳說曰荒政十二所以聚萬民然與今邦國則不同且移民通財政之所無而令邦國之所有也自散利至除盜政之所有而令邦國之所無者天子家天下人中國民吾民也何民之移財吾財也何財之通是移民通財可用於邦國而不可用之於王畿予奪持之於王威福作之於辟禮樂出之於天子邦國何預焉此散利去幾皆禮殺哀等事可用之於天子而不可用之於諸侯。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鄭鍔曰歲終周之季冬今之十月正歲夏之正月今之建

寅也歲終令致事所以終時王之事正歲聽命則施教自建寅始也。

王昭禹曰大司徒所掌者教而已故所令止於教官。○鄭康成曰教官其屬六十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史氏曰不曰不共而曰不正者以此知先王之教本以正天下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七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 鄭鍔曰或謂周之教典建於大宰大司徒則施其教法小司徒地官之貳於教法亦掌建之何也蓋設教而無法則教不行有法而不建則法不立教官之長推其法教官之貳掌建其法所以相成焉大宰則建於朝廷之上以示百官小司徒則建於教官之府使其法不廢不以建為嫌也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癘疾凡征役之施舍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七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

鄭鍔曰或謂周之教典建於大宰大司徒則施其教法小司徒地官之貳於教法亦掌建之何也蓋設教而無法則教不行有法而不建則法不立教官之長推其法教官之貳掌建其法所以相成焉大宰則建於朝廷之上以示百官小司徒則建於教官之府使其法不廢不以建為嫌也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癘疾凡征役之施舍

鄭康成曰稽猶攷也○史氏曰國中王畿也四郊畿外也都鄙野外也○易氏曰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舉王畿千里言之也不言六鄉六遂邦甸者舉上下以見其中○史氏曰夫謂其身家謂其居如止知其居則土著之民在爾

傲寓轉移之民何自知之此夫家所以兼言也○易氏曰夫謂上地中地地下地

皆一塵舉其凡也家謂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則其目也

愚案比輔也相親比也

黃氏曰九比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三三比之故曰九比小司徒專掌比法蓋鄉法也非若野法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也故其職又曰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攷夫屋以待政令國中六鄉也四郊六鄉之餘邑也六鄉四閭之吏司馬法閭方百里三萬家四閭十二萬家六鄉為七萬五千家其餘五萬五千家為四郊此亦大約也鄉之民雜必比而居之者使各從其類而習其事也邦國都鄙皆本司徒鄉法以教其所治民故小司徒以九比之法稽都鄙夫家之數而邦國則受其比要內外之勢詳略不同○林氏曰九職之民比居之數也

愚案周家比法自五家始故小司徒有九比之數大比之要鄉師有國比之法族師有邦比之法

鄭康成曰貴謂為卿大夫○黃氏曰賤臣妾也閭民也不登於比閭之籍其賤亦可耻○鄭康成曰廢疾謂癘病也王昭禹曰貴治賤者也賤事貴者也老者在所養幼者在所慈廢疾則不可任事在所寬恤也

愚案疏征謂稅之役謂徭役昭禹因以施惠謂之施舍政役謂之舍不知粟米謂之征力役亦謂之征征役之施舍只是凡征民力以受役者於貴賤老幼廢疾則弛其力而舍之施字依鄭注作弛即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鄭景望曰施猶加也或加之或舍之必辨其實所以息幸民之心

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賈氏曰祭祀謂州祭社黨祭宗族祭步飲食若行鄉飲及族食喪紀謂若四閭為族相葬之等皆有禁令不使失禮

法○史氏曰衆之所聚不可無禁與今

鄭景望曰言邦之教法而曰稽國中以下云者則教實行乎其中也貴賤老幼廢疾而舍其役則貴貴養老慈幼寬疾之意足以示民矣祭祀飲食喪紀皆有禁令則養生喪死之節踰禮越制之誅足以範民矣

陳君舉曰小司徒既掌建邦之教法矣自此以下不聞設教之意大抵皆是校登民數整頓軍賦何也先王之世寓兵於農養男以禮以井邑丘甸易部伍之名以蒐田獮狩更戰陣之習教之之意正在於是晉文公入教其民出定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故城濮之役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衛靈公問陳孔子答以俎豆諸葛孔明出

入行陣間文中子以為可興禮樂殆是意歟若將教民之事作清談看了最害事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王昭禹曰頒比法者頒校比之度數也○楊謹仲曰即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以至於相購相救者

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其校比則有法矣其比

法則自司徒而頒之鄉大夫則受其法于小司徒而用之

王氏曰登者上其籍也○鄭氏曰登成也成猶定也○鄭康成曰衆寡民之

多少○賈氏曰車謂革車及大車輦人輓行○鄭康成曰

物家中之財○賈氏曰謂辨其家中財物多少○史氏曰物雖民之物緩急有

用當辨其可用與否○易氏曰六畜以備公家之用車輦

以待師田之役亦且登之以籍而辨其可用之物入其數

則衆寡六畜車輦皆有一定之數○賈氏曰以歲之四時

小司徒而施政教徵索於民及所施政令皆據民物等數而行之○易氏曰施政教則據其數而舉飲射之類行徵令則據其數而起師田之類

○黃氏曰徵令貢賦之徵令政教必觀其豐約而為之隆殺徵令必稽其有無而為之寬急故入其眾寡六畜直輦之數而後施行之

王氏曰凡民數有數之者閭胥以時數其眾寡是也有稽之者鄉師以時稽其夫家眾寡是也數之則以所屬之人寡稽之則以其所屬之人眾有校而登之者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眾寡是也有登而不校者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眾寡是也登之而不校則其登之也因族師之所校而已○孫氏曰先王之登民數有講其安養之實者有明其愛敬之義者講安養之實則利見於當時明愛敬之義則法傳之萬世司徒之登民所以講安養之實司寇之登民所以明愛敬之義自司徒頒九比之法使各以

時而登之又從而校之故計口而田度力而役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知所舍地足以容其民民足以治其地此所謂講安養之實也然司徒登其民而不獻其數司寇獻其數而不掌其藏蓋司寇治刑之官舉生齒之數悉登而獻之王拜而受之則知民之重其可輕殺乎天府祖廟之司受民數之登與玉鎮大寶器並藏之則知國本所繫其可輕視乎君臣上下通知愛敬爾民愛敬之義明於上則安養之實達於下常相表裏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鄭氏曰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曰五家為比故

以比為各人時八月案比是也○劉執中曰三年則大比謂簡去其老疾不任

役者補其闕落不成伍者○鄭司農曰要謂其簿○黃氏曰邦國羣吏大比縣師攷之小司徒受其要而已治之略

五百五
也末言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
衆寡六畜兵器則詳治之比法不施於六遂鄭曰亦受鄉
遂非也比要在司徒爲民籍簡稽在司馬爲軍籍○鄭鍔
曰言邦國者指天下諸侯之國以別六鄉之所入也六鄉
內也故入其數邦國外也故受其要受其要者民已分於
諸侯則不責其詳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
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

易氏曰會聚也小司徒以軍制聚萬民自五兩以至軍師
咸在焉獨言會萬民之卒伍者先王之軍制調兵必五數
出兵必百數不五數不足以調兵故積數起於五人之伍
不百數不足以出兵故積數起於百人之卒以百人之卒
成一小陣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陣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

大陣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陣

鄭氏曰用謂使民事之○賈氏曰小司徒佐大司徒掌六
鄉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須預配卒伍用之者即軍旅田
役是也

鄭康成曰五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
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
農事而定軍令者也○鄭鍔曰五家之比即五人之伍五
比之間即五伍之兩四間之族即四兩之卒五族之黨即
五卒之族五黨之州即五族之師五州之鄉即五師之軍
也萬二千五百人爲鄉合之以爲一軍王之六軍出於六
鄉舉一軍之制則六軍之制皆可得而知

楊氏曰先王之制民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卦衆在
內一陽在上爲之主君象也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故師

卦象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之象也

陳君舉曰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五夫數也五人為伍則手足耳目以相及不待徽幟可以別識不待旌旗可以指揮五伍為兩則以人為伍以卒為旅以旅為師以師為軍則手足耳目不相及而徽幟旌旗用焉故以兩為卒縱橫皆兩參兩什伍之法定於此其為軍賦因此而已○鄭鏐曰說者謂五人為伍則左右前後四人而一人居其中伍則二十五人矣兩兩相比則謂之兩二十五人縱橫皆五何以謂之兩耶蓋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為卒則橫縱皆兩矣唯卒之橫縱皆兩也其法起於五人之伍故以兩名之朱氏曰出軍之制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到第三便着一个四成一百人若又是五則成百二十五人便有奇零不整齊處

陳君舉曰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致之行陳無事歸之田里無招收之擾無廩給之費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也李景齊曰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天子六軍大國不過三軍此定制也然嘗攷司徒卒伍之制而約之以司馬法不能無疑司馬法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則一乘者七十五人之所容也約而計之兵車一乘則三兩之數五伍為兩則二十五人三兩則七十五人四乘則三卒之數四兩為卒則百人三卒則三百人也百乘則三師之所舍五旅為師則二千五百人三師則七千五百人五百乘則三軍之所合三萬七千五百人積而至於千乘則六軍聚焉七萬五千人是則六軍之數適足以容千乘以天子之六軍言之則不足於萬乘以諸侯之千乘言之則不應有六軍是何也大抵悉天子之畿內以為軍則足以容萬乘而所謂六軍者特寓於六鄉乃天

子宿衛之兵爾其餘六遂都鄙之兵蓋不與焉悉諸侯之國以爲軍則大國有千乘而所謂不過三軍者僅止於五百乘耳非其不足於千乘也亦可以天子宿衛之兵數約之此周人居重馭輕之法唐人府衛君子謂其得鄉遂之遺者蓋出此

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鄭鍔曰軍制已定則有征伐之時起之以爲軍旅四時之間作之使趨田役有盜之際比之使作追胥閒暇之時令之使出貢賦無不可也○劉氏曰貢賦制軍須也○黃氏曰鄉之軍制寓於比閭族黨州鄉故會其卒伍而爲伍兩卒旅師軍蓋常自爲六軍也用之於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皆鄉法也軍旅曰起部伍素定由是而起也田役曰作田竭作車少人多役隨事多少車不出皆臨時作之

田雖爲六軍蓋不止七萬五千人矣追胥亦竭作當時比之不使臨事紛錯也野皆不如此不會卒伍大抵鄉車人不相須其用在人而或竭作故會之於卒伍野車人相得其用在車無竭作之事故合之於五乘此其所以不同也六軍爲車千乘以司馬法三百家共一車約之七萬五千家止得車二百五十乘不能充其賦也大抵六鄉皆守兵會同征伐其出甚少故六軍備其人而已車馬之賦不盡出於民則以公車充之校人有馬牛人有牛皆以共公車鄉賦閭師徵之○鄭鍔曰遂人言貢賦師田政役與此先後不同何也蓋小司徒會六鄉之萬民以爲卒伍軍法起於鄉故先言以起軍旅而後及於貢賦遂人治邦之野以供財用財用出於野爲多故先言頒職作事以令貢賦而後及於師田政役也然會卒伍以爲軍法宜屬之大司馬

而小司徒掌之何也蓋事不預備不可以應卒司馬主於用兵苟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不可得矣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鄭康成曰均平也周猶徧也○賈氏曰均上地地下地等使得均平故曰均土地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而周徧知其人數○鄭鍔曰上文於歲時入數大比受要之後而言乃會萬民之卒伍則民數既定然後軍法可制也軍法已成乃言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何耶蓋會萬民之卒伍者所以起軍旅也此言可任之人數者所以作田役也將作田役必先知其可任

之人將以知其可任之人必先稽其受地之等家有七人者必授以上地觀其所受者上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三人矣家有六人者必授以中地觀其所受者中地則知其可任者二家可出五人矣家有五人者必授以下地觀其所受者下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二人矣蓋因其受地之優劣足以知其力之有餘不足也說者謂受田有九等之法此以七五六為三等者蓋因中以寄明上下

之義○賈氏曰案王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次食七人次食六人次食五人彼言五等此言七五六三等其人不同故鄭云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至十人為九等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三等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三等此經惟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三等則知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三等余以

為此言六鄉受地之法學禮者見遂人頒田里自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至餘夫亦如之乃謂六鄉受田之法與六遂同特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殊不知經之所載自王畿之鄉遂都鄙至於諸侯之邦國凡授田之法自有四節大司

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一節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遂人言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菜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菜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菜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又一節也大司馬言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即是四節攷之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諸侯國之制何以明之司徒言凡造都鄙而繼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為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地下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同非六鄉田制而何

何則上地當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當食七人六人下地當食五人此固常法也六鄉在內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則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強內故也若六遂所授則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見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菜五十畝菜百畝菜二百畝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遠而瘠授之菜乃所以饒遠而已又以爵位攷之鄉大夫爵與遂大夫同鄉師爵與遂師同小司徒爵與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則小司徒掌授鄉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則小司徒所言為六鄉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則大司徒事故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政職於九畿之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事故邦國之田於大司馬言之以是觀之謂

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者妄說也

呂氏曰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土徒數如彼其少古人用兵皆為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則皆不可救矣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他如魯成作丘甲曹操案戶籍得三十萬眾蘇秦以齊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而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諸葛孔明僅有此意一蜀之六其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所以強者以

孔明不盡用之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者不過二萬耳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鄭司農曰羨饒也○王氏曰可任者或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而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蓋用徒役不必一時皆徧計所役久近取勞佚均而已不於一役家起二人所以寬民也○王昭禹曰以其餘為羨則所用者正卒而已然正卒又有可代者之備此民所以有餘力而不困於役也○鄭司農曰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

陳及之曰竭作鄭氏謂盡行非也

○程氏曰竭作如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單畢皆盡

互言之也田獵所以教民習兵事則不可不皆教之及其當田也今日發某甲明日發某甸亦不一時俱起所以休民力而互教也至其追胥則不案籍起人其家丁男皆可行矣故

曰竭作若曰盡行不勝其擾也○王氏曰唯田與追胥竭作則獵取禽獸與衆同欲逐伺盜賊與衆同惡所役近且不久故也

李景齊曰因地之上中下以處其民因民數之多寡以任其力此周家均民之良法以司徒之制約之三農八家四十有八而可任止於二十人者以一家之中老幼常居七分之四少壯常居五分之貳也平居而耕有故而戰者皆其家之少壯也曰平居而耕可也有故而戰而少壯者悉任之則無乃妨農事乎無乃闕於仰事俯育乎蓋家之可任者雖或二人或三人而凡起役徒無過家一人則農桑之不廢仰事俯育之無所撓者以其有羨卒不之征也若夫田獵以習戰追胥以捕盜賊則竭作何也蓋田與追胥其暫耳則非惡其爲盡征也雖然司徒之制率三農八家

其可任者二十人而又有羨卒之法此其用民力至寬也以一井八家而任二十人則甸六十四井爲夫一千二百八十八人矣司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通籍民數如彼其衆而征於司馬不能十之一若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以甸計之一井八家則六十四井爲家五百一十有二宜士徒滋多也而僅止於七十五人民盡可以爲兵而不盡以爲兵也不特是耳司馬法又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百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此百里之成自甸之外又加三十六井宜其所任者益多而今特三十人又何耶籍民以爲兵者甚備而至於征調則不過此耳然則民之可伍者不悉以爲兵而隸之以爲兵者比征調則又益損焉先王之休民力如此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

易氏曰用衆庶者正之以政導之以教則無殃民之失飭之以戒止之以禁則無視成之暴如是不服而有辭訟則爲之聽其辭訟用命者有功而不共命者有過又爲之施其賞罰焉

鄭鍔曰平居無事族師掌其戒令政事黨正掌其政令教治州長掌其教治政令之法鄉大夫掌其政教禁令鄉師掌其教與其戒令糾禁非不素明而熟曉矣及起衆庶而用之小司徒又掌其政教與其戒禁何耶能以政教訓治之者未必能制馭之能以戒禁制馭之者未必能訓治之惟位尊爵高者合政教與戒禁而兼掌之則民服而且畏之矣

誅其犯命者

鄭康成曰命所以誓告之。○賈氏曰謂若大司馬羣吏聽

誓於陳前司徒北面以誓之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鄭氏曰大事戎事大故災寇。○鄭司農曰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鄭鍔曰經文言大事又言大故者不一以理推之大事乃國之常事特於常事爲大耳若夫大故則事萌於意外患生於不測其所以處之宜出於常理之外是故周人設爲致民之法又別爲致餘子之法民則一家受田之夫也餘子則家之羨卒也常事之大如田役之類家起一人足矣故止致其平時授田之夫至於變故之大家出一人不足以禦之故致其餘爲羨之卒也徒役言起追胥言作此則以致爲言余以爲自邦法言之則宜曰起曰作自司徒言之則曰致致之爲言使自至也司徒立大旗於此使之趨令自至蓋均土地稽

五百廿
人民之法既已素定當供公家之役者則聞令自至非一
一號召之大小司徒俱以致為言可見矣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黃氏曰此治野之法乃者繼之辭鄉法備又著野法焉必
著野法者貢賦當自司徒出師役則相因矣康成曰造都
鄙采地井田異於鄉遂其說最乖誤野純農夫故為公田
九一之法以出租稅為丘乘四一之法以治車馬○鄭鏐
曰經野則分其田野而井牧之可耕之地則為井田之制
可畜之地則為牧養之區左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各相
其地所宜而已

愚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公田處其中而私田包乎外
是之謂井其田野也上地授萊視田半下地授萊視田
倍比中地田萊之相等是之謂牧其田野也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
都

王氏詳說曰受地之法大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上地百畝不易中地百畝一易則為一
百畝下地百畝再易則為三百畝通率計之是三夫受六夫之地二牧而當一井○黃
氏曰牧居高崖下濕不井今所在猶有繫官
牧地鄭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非也

鄭鏐曰井地之法始於一夫之受田百畝積而至於九夫
則地方一里凡三百步為田九百畝是為一井

百畝其中為公田是也○王氏曰九
夫為井則九夫之地所飲同井故也積四井三十六夫之田縱橫皆二
井則地方二里為田三千六百畝是為一邑

氏曰邑合也言
民之合於此也積四邑一百四十四夫之田則地方四里為田
一萬四千四百畝是為一丘

○王氏曰民以族葬四邑同丘故也
○黃氏曰丘聚也言民之聚於此也積四
丘五百七十六夫之田則地方八里為田五萬七千六十
畝是為一甸田至於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乃得方十里斯
為一成甸又謂之乘言車乘之法至是始成

氏曰丘乘之制成於此漢志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是也

田至於一成則四成積為四百井四

百井三千六百夫則方二十里矣於是為縣

○王氏曰宋成爲

所治縣也○陳及之曰一甸之中以五百十有二家為準而籍於公上者七十五人必七十五人者為一乘之人也至於田稅則一以井計之○李景齊曰成公作丘甲春秋譏之者蓋嘗賦於一甸而魯於一丘為之則軍賦極重耳至於四縣則方四十里矣於是為都田

至於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斯為一同

○王氏曰宋成爲國故取名於公卿王子弟所治都也

愚案鄭氏以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

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

十六井三百三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

乃得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

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

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

澮○黃氏曰見遂人凡治野雖橫渠亦從其說殊不知小司徒四井為邑

至四縣為都皆以四數言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自井

十為通至終十為同皆以十數之兼山川城池而言小

司徒四丘為甸即司馬法通十為成甸六十四井而成

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為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

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

同乃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為山川城郭大約小司徒

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鄭氏旁加之說其

算法則是但不必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陳君舉亦曰

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不常有若專以某人治溝

洫某人出軍賦則不均矣至以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

稅夫無公田邦國用商之助法公田不稅王氏詳說復

為之說曰畿內用貢法者以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

事於民耳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恐其稅民

無藝耳都鄙雖在畿內然實諸侯此所以用助法鄭伯謙疑此豈有天子之國自稅民田而今諸侯但爲公田而不稅哉又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田商禮也文王爲商諸侯其田猶依商禮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遂變之此皆泥於康成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之說至黃文叔以此爲遂法謂六鄉之民職業不同而其授地或多或寡或不授地參差不齊故不爲井田之法必使備六軍而人徒車輦不相須故不爲丘乘之法大約鄉教士野教農鄭言井法備於甸而止於都者食采地者皆四之一蓋以此爲都鄙井田之制其說轉乖司馬法成三百家一車七十五人而調一人也小司徒四甸爲縣爲四車四車亦三百人而調一車一車七十五人亦四而調一也故丘

甸縣都皆自四而登至都止者十六車而調四車自足爲行列故丘乘之法備於此野法皆四而調一鄉三百家出一車十馬見司馬法野七十五家出一車四馬十二牛見漢志輕重不同鄉役多野役少鄉授田多野授田少大抵先王之制常優內殊不知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孟子曰鄉田同井則鄉未嘗不以井授也特鄉之地近內多沃壤可耕而放牧者少則有井而無牧至於野外之地不無媿惡肥磽之差豈必如指掌之平碁局之畫惟有井有牧比折而行方是井田活法故小司徒之經田野必兼井牧而言而井牧之法於遂言之爲加詳井以九起數邑以四成之則制地之數可於是通行矣若夫縣都之名偶同於公卿采地之名亦非以此爲采地薛氏之說分明

薛氏曰自九夫之井以至四縣之都特多寡之異名耳丘甸則用之鄉遂及公邑縣都則用之於采地夫鄉遂公邑非無縣都也有縣都之制而民之受地者特一夫之田與夫宅田士田賈田公邑之類未至於縣都也此所以用者止於井邑丘甸而已采地之所受亦非無井邑丘甸也井邑丘甸固在縣都之中惟卿大夫之所受者或四十里或八十里此所以畫為縣都之制也

總論井田

愚案周家井田之法惟小司徒見之謂八家皆私百畝同種公田百畝此孟子之說也謂八家各耕百十畝以十畝為公田餘二十畝為廬舍此漢志之說也今因錄諸家之說于後

王氏曰田畝有類於井而公田之中又鑿井焉故謂之井

田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八百畝公田居中亦百畝除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合保城之地二畝半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是也公田八十畝八家耕之是為助法廬舍居中貴人也私田環列於公田之外蓋衛王之意八家私百畝至於興兵之際乃八陣圖之法○陳及之曰一井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所謂什一而稅通王畿之內至天下諸侯皆然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張橫渠曰百畝而徹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相驅無一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袞分之以袞分之數取什一之數而歸諸公是亦一說要之公家但取什一之稅看民如何耕耳或一家耕百十畝亦可或一家合耕八十畝亦可而徵斂稅

必視年之豐耗故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愚案此主漢志說為是

圖說曰漢志引孟子說失其旨由是何休注公羊范甯解
穀梁趙岐注孟子宋均說樂緯以為然理不可通何則言
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則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
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於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
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田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
若家取十畝自治安得謂之同養若二畝半為廬舍則家
別二畝半亦入私矣何得八家皆私百畝

愚案此謂漢志之說非

林氏曰井方一里是謂九夫古者制井之法有以地里名
方里為井是也有以田夫名九夫為井是也以地里名者
所以正地界以田夫名者所以定征賦周時皆用井田凡

田皆用徹法孟子曰鄉田同井則是鄉皆用井哀公問年
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是邦國亦用徹法周禮一書皆
通率而言所謂互見者以班固之言攷孟子九夫為井全
無虧欠後世為圖亦以縱橫成列不知九夫為井除山川
林麓三分去一則是六百畝又有一易再易之地三分去
一則一井地止三百畝若如孟子班固所計則是一井之
田皆平地其說皆不通蓋周公之井地特以通率備言之
案左氏異議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
地九夫為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當一
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為藪
五藪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
九夫為町三町當一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
衍沃之地九夫為井左傳楚蔦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

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今
 曰井九百畝非必皆平土皆上地也因地之所寓而為之
 計度可以知井田之說且知夫天下通行之理若據圖言
 井九百畝亦徒見其不同耳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
 田里是三王之初已有井甸田里之法信南山序成王能
 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其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論語
 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溝同臯陶謨畎澮距川
 與匠人井間有澮專達於川同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
 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以貢徹皆
 天下之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故井田
 之法始於唐虞以至夏商稍稍葺治大備於周

愚案此說却貫通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鄭鐸曰井邑丘甸縣都之制已立乃以之授民而任以地
 事今之出貢賦與夫凡稅斂之事俾皆供上之求蓋治地
 有法則民可得而任民任其事則上可得而取○黃氏曰
 鄉野皆以軍法令貢賦貢賦皆有定制不容有不供者故
 以軍法令之野有稅斂雜征薪芻疏材之屬鄉無之委人
 可攻貢賦稅斂民食必參相得而後其今可行鄭曰地事
 農牧虞衡地貢九穀山澤之材亦非此自九夫立法則皆
 為農事藪牧虞衡視農為別農定法而後藪牧虞衡皆可
 立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黃氏曰域界也井邑丘甸縣都各有界域○鄭康成曰守

謂虞衡之屬

○王昭禹曰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為之守禁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所以辨山林川澤之

守職謂九職

○王昭禹曰先王制職以任民若三農園圃虞衡之屬皆因地以有職

政稅也

○王昭禹曰三農則使之貢九穀園

圃則使之草木虞衡則使之○鄭鏐曰分其地域則曰邑曰丘有
貢以澤之物所以平地職之政邑丘之限曰縣曰都有縣都之殊因其所至而辨其守則
不敢以相踰蓋井邑之制在是一亂其守則井地壤矣施
其九職則農圃之民有農圃之職工商之民有工商之職
施其所職而平其政賦則各適於其宜蓋征賦本出於此
一失其平則怨怒生矣康成謂政當作征是也○易氏曰
六鄉六遂公邑都鄙之地域皆有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
隰之地守既分其域必奠其守然後施之以職王畿如此
邦國亦然如是皆以貢賦稅斂令之則遠近輕重各得其
均故曰平其政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

黃氏曰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外
此大司徒不奉不羞皆小司徒為之謂之小祭祀自與大

司徒相對為大小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
享先王亦如之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大宗伯祀大
神享大鬼祭大示卜日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盥詔
大號小宗伯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皆可具攷此皆
有精意鄭以王玄冕所祭為小祭祀非也

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鄭氏曰小賓客諸侯之使臣

大軍旅帥其衆庶

鄭鏐曰大軍旅則大司徒以旗致民小司徒帥其衆庶以
趨大司徒之所致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黃氏曰役卒役也小雅曰勞還役○賈氏曰小軍旅謂使
臣征伐大軍旅天子親行小功役之事小司徒巡行若大

功役則大司徒巡行之○鄭鍔曰小軍旅之時人徒雖寡然戰危事也安得無築軍壘修城塹之役宜有政令以齊一之小司徒巡行其役而治其政令則人畏威而趨事無敢慢矣○黃氏曰六鄉不與於司馬之征發有王命起之則小司徒帥而致之司徒司馬調發郊軍則其吏帥之小司徒巡察之而治其政令○王氏詳說曰小司徒於大軍旅帥衆庶而不言治政令於小軍旅言治政令而不言帥衆庶是衆庶之事小司徒可帥而致於大司徒而不可得而治也政令之事小司徒可用於小軍旅而不可用於大軍旅也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鄭康成曰喪役正棺引窆復土○史氏曰與土工以為因山之役

黃氏曰對遂人為野役治其政教愛敬行焉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賈氏曰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與之不可國國身往○鄭鍔曰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制其畿疆之封矣小司徒又立之正之蓋地官掌貳權重位尊諸侯受土以置社或為之設壇或為之立祠分土以建國或為之制封或為之正封則權在朝廷而諸侯不敢以自擅矣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賈氏曰民有爭訟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

共正斷之

○史氏曰地比者相親相保之法可以情義斷也○易氏曰即大宰八成比居之法

地訟以圖正之

鄭氏曰地訟爭疆界者○史氏曰圖者道里疆界之形○

賈氏曰凡量地以制邑初封之時即有地圖在官府於後
民有訟者則以本圖正之○易氏曰即大宰
八成版圖之法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

鄭康成曰治成治事之計○劉執中曰施其政典政令禁

戒而不躬行刑罰者大司徒宜然也是以屬官之誅賞小

司徒得以專之

黃氏曰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自鄉郊至都鄙有地治

者皆為屬官地治詳悉事亦多細小司徒攷其日成

得自行誅賞月要歲會則致之冢宰治成蓋冢宰所施之

八法也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賈氏曰羣吏謂當職六十官

○王昭禹曰凡言吏皆指賤者自
士以下皆是不特府史胥徒之屬

上經

治成據日小成之計此言要會謂月計歲計總為簿書而

致其事之功狀以待攷也○易氏曰小司徒致事致之於

大司徒大司徒致事致之於冢宰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

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

王昭禹曰禁令將使民避行之宜表揭之使知憲之脩法

則使各脩其所守之法防虧廢也糾職則使各糾其所治

之人防緩散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眾寡六

畜兵器以待政令

賈氏曰大比亦三年大校比戶口六鄉四郊之吏謂比長

間胥以上布列在四郊者○王昭禹曰言六鄉而兼四郊

乃六鄉之間田縣師所治之地○林氏曰教治者所主在

教若十二教之屬

○項氏曰平其所掌之教治
○劉執中曰平章其教治之優劣

政事者所主在政

若土地之政之屬○項氏曰正其所行之政事○○王氏曰攷夫屋

攷其受田之夫居里之屋亟其乘屋令其及時乘之以正

治其怠惰宜矣○鄭康成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劉執中曰稽攷其夫屋之贏不足也○黃氏曰六鄉餘民居於四郊

類若專以處工商數牧之屬故敬仲治齊有士鄉有工商之鄉放於先王為之攷夫屋其無公田可知○王氏曰攷其眾寡六

畜兵器則亦以知登耗有無以待征役施舍誅賞之政令

○賈氏曰以待國家政令所須則供之也○項氏曰政令即大比有所鉤考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八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王昭禹曰鄉師教官之長也所以教其屬故謂之師○易

氏曰鄉師下大夫四人則二人共主三鄉故曰各掌其所

治鄉之教

鄭康成曰聽謂平察之○劉執中曰六鄉大夫既專其鄉

之治矣此又聽其治者大事非鄉大夫之可斷者鄉師受

而聽其治大司徒審而聽其斷○賈氏曰自鄉大夫以下至伍長各自聽斷其民今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官

有監失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癘疾馬牛

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鄭鍔曰小司徒有九比之法以稽夫家之數謂之比法鄉

師用法則謂之國比之法言其法乃國之法而非鄉師之

所制也

○林氏曰即大司徒五家爲比之法

○項氏曰小司徒先貴賤鄉師先老幼

蓋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可任爲軍所謂可任者家三
人之類戒之使謹令之使行糾之使不肆禁之使勿爲○

易氏曰稽其夫家衆寡謂其可任者辨其老幼貴賤廢疾

謂其可施舍者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不能無老壯強

弱之異亦有可任可施舍者鄉師皆從而辨之

○王氏曰小司徒使登六畜辨其物

而鄉師止辨馬牛之物者以帥田役爲事則所須馬牛而已

先之以戒今次之以糾禁終之以聽

獄訟是固聽其治而非所以爲教然逆折其萌於未爭未

有過之始乃所以爲治鄉之教也○史氏曰凡皆視小司

徒但主一鄉之事耳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致

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王昭禹曰大役任衆力役之大者若城郭溝渠之役○史

氏曰未役爲民既役爲徒○鄭康成曰至至作部曲也○

王昭禹曰州里州所里也五黨爲州民所居曰里而所役

之民出於州里役要役數之要書欲知役數之多寡

○鄭氏曰所遣

民徒之數○項氏曰司空掌役州里出役即州里所遣役之本數

以致司空治役之章程

○鄭氏曰辟功作章程○鄭司農曰辟法也

則役事可得而鉤

考矣

呂氏曰司空營國職在興功司徒治役職在登民苟司徒

不致興功之小大而會其民則民必有告病者故鄉師專

致司空之辟縣詩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亦此意

也○黃氏曰凡役皆司馬徵發唯六鄉之民則司徒自致

故既役則鄉師受州里比要而以致司空之辟以逆其役

事要與法參互之其事可逆而知其餘則司馬受要而致

之者察其事之不攻堅也

凡邦事令作秩敘

王昭禹曰凡有所興治皆謂之事言邦事則非鄉里之自興治者也秩則制其常賜之多寡敘則差其事治之先後作秩敘者鄉吏也鄉師令之而已○黃氏曰周禮凡兵政皆司馬政典凡役事皆司空事典秩敘廩食等次也八以事役民夫為秩官伯曰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鄭曰秩祿廩敘才等至鄉師令作秩敘則曰事之常文非也功力常欠在司空之辟非鄉師所當作也○鄭鏐曰謂之作則因所役之事始作之量功大小為之報稱而已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

賈氏曰大司徒奉牛牲此羞牛牲佐大司徒也○王昭禹曰言羞不言奉贊其羞不贊其奉也

鄭鏐曰茅可用以縮酒

○鄭康成曰菹士虞禮所謂菹荆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八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菹亦可用以藉○鄭氏曰菹讀為藉謂祭前束而去之守桃職云既祭藏其菹是歟

甸師言祭祀共蕭茅矣鄉師又共茅菹司巫則共藉館蓋

甸師共以縮酒鄉師所共以為藉何以知其然觀甸師言共蕭茅蕭以祭肺茅以縮酒皆求神之所須也共於王藉所以見其誠此言茅菹藉也藉祭器之所用則多矣故共於六鄉所以致其備司巫則以其多也又為館以藏之○項氏曰縮酒以達氣故天官主之束藉以藉形故地官主之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戮其犯命者

王昭禹曰大軍旅會同固有稍人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鄉師則正治之而已○賈氏曰正治其徒役者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鄭鏐曰不有以正之則所出者或非其夫家眾寡之正數不有以治之則所聚者或違乎會同軍旅之戒禁此鄉師平日掌戒令糾禁之職也鄭康成曰輦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賈氏曰裡者或解以為插或解以為鋤一鋤周輦加三版二築

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易氏曰戮則不特誅之而已小司徒之用衆庶遂人之起

野役皆有犯命之誅而鄉師四時之田與此言戮者軍旅會同事大體重以肅衆志也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鄭康成曰治謂監督其事

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音舊而治役鄭司農曰翽羽葆幢也爾雅纛翳也音翳以指麾輓柩之役正

其行列進退鄭康成曰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綽

五百人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翽以御

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軍容不嚴坐視下視賈氏曰柩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治役亦謂

監督役人四引之制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又曰之簡其曰葬而夫之節其也

鄭司農曰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塋禮記所謂封者涖謂臨視也○鄭康成曰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涖

之使戒其事田疇之月三初祭農也賈氏曰檀弓云公室視豐碑鄭注天子斲大木為之豐大

也天子六綽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紼其棺當於壙上皆背碑負

引擊鼓以為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禮記王氏曰葬而治役正其挽匱之行列故執纛以為儀已窆

通志堂

而涖匠師則以防匱之傾戲使戒飭焉故執斧以為威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
卒伍

黃氏曰四時田法詳在大司馬鄭言人徒及所當有蓋一
端也○鄭鍔曰先王四時之田因農隙講事以教民坐作
進退之節然田畝之民三時務農安知講武之備鼓鐸旗
物久而或弊伍兩卒伍久而或廢一旦集之于田安能無
失事之愆田法雖掌於司馬而預以告民則在鄉師故於
未田之前出以示民使之簡其已弊者而去之脩其或廢
者而新之則鼓鐸旗物無不可用之物伍兩卒伍無有或
闕之人觀唐明皇初元幸新豐講武驪山之下召兵二十
萬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郭元振於纛下將斬
之謂其有功不殺以唐紹制軍旅不肅而斬之未嘗不痛

紹之無辜而恨明皇之不審也夫以即位之初號令未明
紀律未定一旦合二十餘萬不教之兵而閱之遽怒兵容
不肅而斬其官此何理也

王昭禹曰鼓鐸以聲眾旗物以麾眾兵器以勝敵簡則閱
而選之也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脩則習而治之也簡
之則其器械有所完脩之則其行列有所正田雖以獵取
禽獸而實以教戰則簡而脩之皆軍法之所寓也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
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黃氏曰鄉師致眾庶各致其鄉之民也將田先閱於其鄉
而以司徒之旗致之使知有所統也○易氏曰大旗鄭氏
以為熊虎之旗據司常所言司徒鄉也鄉當建旌必建旗
者蓋九旗之為用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通

帛爲旌則無所畫熊虎爲旗則有所畫司徒雖卿其於師田則爲軍吏而有所將矣所以建熊虎之旗而謂之大旗下文辨鄉邑之旗非司徒之旗也鄉即六鄉邑即公邑之屬鄉邑旣聚則旗之相類者衆矣衆則採雜而未易辨故於大旗之外各辨以鄉邑之名或鄉邑各爲之名司常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是也○黃氏曰鄭以陳之以旗物句絕當以致衆庶而陳之句絕陳列之也陳列之故有先後之屯○鄭康成曰辨別異也○王氏詳說曰旗物之辨有三曰名曰號曰事司馬曰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是以三者分而爲六司常曰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是以六者約而爲三夫師軍將也縣鄙六遂也家采地也鄉六鄉也野公邑也百官以職事從於王者也司馬之田六

者畢至然則鄉師於司徒之田而以旗物辨鄉邑鄉則六鄉矣而六遂無預焉邑則公邑矣而采地無預焉豈非鄉師之職不出於六鄉歟○鄭康成曰前後屯車徒異部也

○黃氏曰即大司馬所謂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者也

賈氏曰田獵得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有爭禽之訟鄉師斷之

鄭鍔曰及當田之日用司徒大旗以致民於司徒旣至則列而陳之慮其鄉邑難辨則用旗物以別之慮其犯命不率則治其政令刑禁以防之慮其車徒或亂則巡其前後之屯以視之有敢犯命者必又戮以戒懼之及已田得禽或爭所獲則爲之斷其是非曲直始焉戒之有素使民無倉卒失事之罪終焉治之有法使民無紛紜爭鬪之禍其法如此非惟民熟於坐作進退之節而有事於軍爲司馬

者亦無失律之愆矣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
鄭康成曰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
雷且發聲○鄭鍔曰周家春夏秋冬有蒐苗獮狩之事皆
徵令鄉遂之民而又有公旬用民之日有屬民讀法之日
皆四時之常事臣民習知而素曉者也不煩號令之勞但
振木鐸以徇之使聞其所警而自知可謂上素信於其下
民習知於其政可以無為而治○王氏曰市朝眾所聚之
地使皆聞而知之也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難古艱字阨以王命施惠

鄭康成曰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艱阨饑乏也○
鄭司農曰賙讀為周急之周○黃氏曰施惠即遣人鄉里
之委積以恤難阨鄉法本教其民相救相賙而上之德意

當先之故歲時使鄉師賙其難阨以上命施惠野自甸以

往非鄉師所治欲使民皆識此意教法大抵皆自鄉推行

之○易氏曰巡國及野包六鄉之內外言也○鄭鍔曰此施惠與司救同必使之稱王

命以施布者明其恩出於天子也蓋民之感恩常在於難
阨之時君之得民常本於賑貸之惠田氏執齊之政有意
得民賦粟之際以私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故齊民知有田
氏而不知有公齊卒為田氏所有為天下國家者詎可使
恩出於臣下邪然則以王命施惠言於鄉師又於司徒言
之聖人之意微矣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鄭鍔曰非特鄉師考六鄉以詔廢置而已司諫縣師皆言
以詔廢置者司諫以時書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
事者以考鄉里之治以詔廢置則所攷者人才之賢否也

縣師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則所攷者夫家之衆寡也鄉師以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其語同而意異然詔上以行升黜則一而已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鄭鍔曰先王之世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非特用之朝廷又用之閭里民日從事於其間耳聞而目見之所以知禮樂之意而成粹美之俗竊疑閭里之間何從有是器而用之及攷鄉師然後知六鄉之民俱合衆財以爲之人衆則財用足財用足則器用備故觀其所聚之衆寡各因其財力使制其器比五家耳財適足以制吉凶弔祭之二服故比集財爲之而一比共用焉器則未能備也閭一十五家財適

足以制簠簋鼎俎之器故閭集財以爲之而一閭共用焉

族之百家財適足以制夷槃軼軸之器故族集財以爲之

而一族共用焉○鄭康成曰三音民所以相共也至於射器則定其位有物課其

功有筭詔之有旌節之有鼓有弓有矢有侯有布用財多

故合五百家之財而爲之賓器則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

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有爵有壘有笙有瑟其用尤

多故合二千五百家之財而爲之然後共用也○鄭康成曰爲鄉大夫或時賓

賢能於此州○王昭禹曰吉器非必祭器凡吉凶禮樂之器即閭族黨州所共者是已

然止於一閭一族一黨一州之用非可以用於鄉也鄉大

夫或有一鄉吉凶禮樂之事不可取諸閭族州黨宜合一

鄉之財爲之不惟可足鄉官之用比閭族黨州有故而服

器不備則鄉又爲之移用以相補則事無自而廢禮行而

通志堂

教成矣鄉師稽其器焉慮其財不足而器不備禮樂之事廢而不講故也然必於正歲者豈非以春秋之祭醑祭崇會民而射于序索鬼神而飲酒之類皆用夏人之正故歟後世禮樂之器縉紳大夫尚無能知而况欲民知之而成俗哉○王氏詳說曰鄉器有出於民者有出於公者比之吉凶二服閭之祭器族之喪器此出於民者也黨之射器州之賓器鄉之吉凶禮樂之器此出於公者也何以知其然邪曰以酒正之文約之而知之也蓋酒正有公酒之文夫鄉之鄉飲酒州黨之鄉射皆得用公酒自族而下則春秋祭醑但自為酒以相酬酢耳夫所飲之酒出於公則所川之器亦出於公家之所為也所飲之酒出於私則所用之器亦出於私家之所為也豈非公事之小者私家之所易為公事之大者私家之所難辦今王昭禹以鄉器皆集

民財而為之則是射也賓也吉凶禮樂也皆為行禮以教吾民而反取吾民乎又非周公行禮之本心也鄭氏謂比閭族黨之所謂吉凶二服與夫祭祀喪器亦出於比閭族黨之所罰而為之案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里布屋粟不輸之於公而復用之於民亦仁政矣此族師閭胥皆以掌其罰為言者此也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王昭禹曰六鄉之吏各主教其所屬之民或書其敬敏任恤或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或書其德行道藝或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若此之屬無非教矣然教之不明也常起於辭之不正辭苟不正則言偽而辨順非而澤飾智以驚愚詭言以惑眾將至於不可禦矣○易氏曰賢能出於鄉教之成也攷之則賢能見矣賢能稱於鄉辭之公也然有言偽而辨順非而澤者於此察之則賢能審矣○賈氏曰稽器謂考鄉中

禮樂兵器等

○王昭禹曰吉凶賓軍凡備物致用者○王氏曰稽其足否與良窳

鄭康成曰展猶整具也

○賈氏曰展事謂行事展省視之知其善惡○王昭禹曰凡施於各物者無非事也

鄭鏞曰攷教則察其辭稽器則展其事設教而辭不逆理制器而事不廢常是遵守法職而可賞者也教法頒於上而為非聖人之言器用制於鄉而有不舉之禮是違法曠職而可誅者也故以詔上而行誅賞則黜陟幽明又不特詔廢置而已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鄉一人

陳及之曰六鄉之地鄭氏謂在四郊中然秋官鄉士掌六鄉獄而云掌國中以此知不獨在四郊亦有在國中者所以置六鄉者以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出於六鄉之中每家出一人以為定負供徒役之事故曰凡起役毋過家一人○王氏曰鄉老公也尊之於鄉憲其言行不累以事故

稱老鄉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易氏曰天下達尊三鄉老兼焉故在朝稱公在鄉稱老不列以職故上與天子坐而不為偏下與百姓相親而不為褻惟道所在方其在鄉稱老則三年大比乃與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而行賓興賢能之禮則三公北面而州長百姓得與其列建外朝之位則三公面三槐而州長眾庶亦在其後蓋州長即鄉大夫以下也百姓眾庶即前日賓興所帥之眾寡也道之所在下親乎民上親乎君超眾職之表而能宰制眾

職者乎

○禮運曰周官之書三公無職與王而論道蓋公議所自出至於命卿論士鄉老以三公之貴而進退其間又公議之所由定至於陳詩納言通工

商士農之謗大抵不過下酌民言以扶持公論於上耳

○黃氏曰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惟大

比興賢能獻書于王則與焉所謂師也父兄也六鄉三公為之師書曰周公師保萬民差純實也○鄭氏曰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

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陳君舉曰古者義和分守四岳朝有大議必咨焉僉言師錫於是乎取則寰內亦隸所掌夏書六卿出將蓋鄉一卿也周制三公統六卿各治其一以倡九牧故周公畢公以太師保釐東郊而召公以太保率西方諸侯蓋二伯兼鄉老者方叔涖中鄉之師則卿為鄉大夫者歟春秋傳宋戴師令鄉而司徒令隧管仲為齊士鄉十五公與高國各率其伍雖損益非古而列國孤卿亦董鄉事所以中外相維而治出于一。○周氏曰或謂

鄉老是三公退朝謝事者立朝則進退百官退閑亦搜舉賢能

陳君舉曰鄉大夫鄉也謂之大夫鄉知進止之義大夫以智帥人者也進止所以事人帥人所以臨下列職於朝名之曰鄉正其位也分治六鄉名之曰大夫非卑之也蓋掌鄉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鄉大夫之職所以異於

地官者以此

薛平仲曰先王內諸夏而外夷狄內京師而外諸夏而六鄉實置於國城之中以及於郊焉所以使天下之知所鄉方於此也所以流化之必自近者始故鄉之名所以立則其設官也容可得而易哉是以六官之建未聞三公之列于官也而於鄉則見之未聞六卿為之屬者而於鄉則見之以公卿之尊不嫌于下行六卿之事則教化之務顧不重歟雖然先王以三公為鄉老所以重教事而不以三公任其職者則道德之尊無非所以為教先王以六卿而為鄉大夫所以嚴教事而必以六卿聯其職者則自治而至於禮刑政事皆其所以為教

陳君舉曰鄉遂官吏皆土居人也其大官如鄉則朝臣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鄉遂之人勢不可

五百五十五
兼者則各置焉

劉執中曰王都之外百里之內為地四同而畫為六鄉專其德行道藝之職則三公也六卿也中大夫三十人也下大夫百五十人也上士七百五十人也中士三千人也下士萬五千人也上下相維禮義之俗成於六鄉而化天下之本立矣○薛平仲曰今見於鄉者下士且萬有八千八百六人焉則推而上之至於大夫祿廩稍餼將若何以共之乎六官之屬莫不各有府史胥徒今見於鄉者曾無一之具此焉則文書調度將何所責之不知鄉大夫於三年之大比所以使民興賢而使之出長使民興能而使之入治則六鄉之大大士大抵皆取諸此次說見遂大夫夫彼皆受田於六鄉者也則祿廩稍餼果何煩於上哉自鄉大夫受教法而頒之於鄉吏凡羣吏之周旋於鄉以行教事大抵皆身

親之況夫鄉師居於教官之府而鄉吏之治惟其所令則府史胥徒其列之於彼者亦悉矣而文書調度又何煩於其其哉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鄭司農曰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王氏詳說曰案六卿有正有貳有老皆以職稱如冢宰之職小宰之職宰夫之職是已其他官屬則不以職稱今鄉大夫非正非貳非老而以職稱何邪蓋六卿之正六命也曰貳與老四命也惟鄉大夫六人皆六命以掌六鄉之事雖為地官之屬其爵位實與六卿之正同況其上有鄉老又八命之公也每鄉公二人六卿則三公矣三公無職事而職事預於六卿若鄉大夫不以職稱而同於六卿之屬則周公設官分職而尊卑小大之序紊矣

又曰鄉大夫云政教禁令州長云教治政令黨正云政令
 教治族師云戒令政事閭胥云閭之徵令比長云比之治
 六鄉之官尊卑不同故周公命官之意其輕重皆一字間
 也且地官掌邦教大司徒之職又不止於邦教而且及其
 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至於小司徒則掌建邦之教法矣鄉
 師則各掌其所治之教而聽其治矣若乃六鄉之吏閭胥
 比長則於政教之事有所不足稱也初不過掌閭之政令
 與比之治而已鄉大夫州長則詳於教黨正族師則詳於
 政此政教之所以異也呂氏曰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州長各
 掌其州之教治政令黨正各掌其政令教治古者
 政教非
 二事也禁令為上政令次之戒令又次之徵令為下比長則
 於今又有所不足稱也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
 所治

賈氏曰教法若大司徒十二教以下其法皆受於司徒已
 受得教法遂分與州長以下至比長使各教其所治○王
 昭禹曰六鄉之吏所受之教法出于鄉大夫鄉大夫所受
 之教法出于司徒司徒所受之教法出于天子上下相承
 所由者一道所識者一德風俗烏得不同
 以致其德行察其道藝

林氏曰德行六德六行道藝六藝○王氏曰孜孜知其實
 偽察察見其精麤○王昭禹曰攷則案書而攷之察則審
 視之察詳於攷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
 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鄭康成曰登成也定也劉氏曰昔未上籍今則籍
 之謂之登以其初成丁也○王昭禹曰族
 師職卑所統者寡故使之校其數然後登上其籍鄉大夫

職尊所統者眾故登其籍不校其數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則使登其籍云大司徒也辨其可任者辨其力強而可任以事者也○陳及之曰所謂任者者各於六軍籍也○

鄭康成曰國中城郭中也○黃氏曰國中張橫渠謂自郊門以內通為國中孟子曰臣聞郊關之內野自甸以往大抵政令皆自鄉出推行於甸稍縣都故鄉官多兼野法掌之

黃氏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

為疾所謂瘞短侏儒者也則舍之國中晚征而早舍為其

近而役多野則早征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張氏曰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

以其齒○王昭禹曰其材七尺六尺征之則以其材之強壯故可征其齒六十六有五以上則以其氣體之衰所不征也○鄭鏗曰征

者謂任其力以給繇役也○賈氏曰所征統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

陳及之曰六鄉之民雖有定貢至其征之執役貴者以下

皆免非是六等則皆征之以此見六鄉七萬五千家特立

此為國家武備耳或者見鄉中有師田行役之說遂謂軍

役一切調發非矣

愚案古者兵法與役法不同兵法自外及內如有兵事先遣邦國不得已及遂又不得已及鄉若役法先內及外此先王均內外輕重之意

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鄭司農曰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劉氏曰貴者

自命士以上賢者能者俊造學士○鄭司農曰服公事者謂若今更有復除○陳及之曰謂執技事上者疾者謂若今癘不可事者復

之○鄭鏗曰圭制謂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

征於司徒則賢能宜舍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

不從政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則老者宜舍自漢

以來宗室及關內侯皆復則貴者舍征之法也八十九十

五百世
皆復羨卒則老者舍征之法也

以歲時入其書

鄭康成曰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鄭鏗曰繇役至勞民之事有征之者有舍之者不有書以備稽考則吏或以私意為姦役使必有不均之歎矣小司徒以此法頒之六鄉使登眾寡六畜車輦所比者數也故以歲時入其數鄉大夫所舍所征者則為書以登載之故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劉執中曰大比謂比而求其德行道藝○鄭康成曰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變舉言興謂合眾而尊寵之○王氏詳說曰周家作成人材之法何其詳且悉耶五家之比比有長初未有可書之事不過防其奇袤而已五比之間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二四閭之族則書

其孝悌睦婣昆於六行之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矣五族之黨書其德行道藝然書之而未能攷之五黨之州又從而攷之攷之而未能賓興之五州之鄉於是而賓興之以見其人材之成也

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

王昭禹曰周官無三公之職以坐而論道異乎作而行之此所以惟鄉大夫與賢能而三公與之矣蓋務引其君以當道者大人所以事君也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大人所以治民者也吏謂鄉官眾寡謂鄉民○鄭氏曰眾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寡也鄉官與民皆在明非出於上之私意所謂使民興賢能也

○鄭氏曰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鄭司農曰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鄭鏗曰行鄉飲之禮而所舉

庠門之外而坐之於西北方尊嚴之地則其榮寵可謂極矣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鄭康成曰厥其也其賓興之明日也○王氏詳說曰鄉舉里選之法在三代已不同夏商進士之制自鄉而升之司徒自司徒而升之學自學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始為有官君子皆以遞推而以身至于天子畿內成周賓興之法初不過賓之於鄉而用之於鄉耳是未嘗遞推也又不過獻其書耳是其身未嘗至於天子之畿內也○鄭康成曰獻進也○鄭鍔曰再拜之禮亦以表先王尊賢重道之意

鄭康成曰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賈氏曰賢能之書亦是寶物故藏於天府

鄭康成曰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朱氏曰內史掌冊命諸侯羣

臣於賢能之書內史貳之謂副本也古者封建諸侯內史讀冊命之非特命諸侯亦以命在廷詢其可否

呂氏曰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只看賓之一字當時蓋甚尊士試攷前一段本度末數精詳具舉固不必說只看他賓興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棘圍如糊名若防寇盜然為士者須深思其故何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輕當深究之三代時士惟進德脩業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須看當時上之於士待之甚重而攷之則甚詳後世乃士求上之爵祿故上之人待之甚輕攷之又畧且如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繇役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這裏方可以受爵祿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凡經四級然後始可從政然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

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三級經七級然後得祿其致之之詳如此成周時見得官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授後世與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為進退蓋有一日之長決取終身之富貴此後之所以異於古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賈氏曰謂獻賢能之書于王退來鄉內○鄭康成曰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鄭司農曰詢謀也問於衆庶以寧復有賢能者

黃氏曰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容中不驕不中不懼也興舞其節比於樂也○薛氏曰五物皆以射為主則和容之類乃鄉射之五物也射以觀人之德而和為德之末射以別人之行而容為行之末射不主皮而主皮為射之末射之節欲比於禮而和容為禮之末射之文欲比於樂而興舞為樂之末皆六藝之中射之一藝也○易氏曰射以觀德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大射猶然則鄉射為可知今以其禮推之凡射之儀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尊卑雖異而皆發乘矢乘矢四矢也皆有樂以為之節射義所謂何以射何以聽是已蓋天子騶虞九節則四節以射五節以聽諸侯狸首七節則四節以射三節以聽卿大夫士采蘋采芣五節則四節以射一節以聽方其未射其聽審矣內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

之謂和外體直而其容比於禮是之謂容及其射也持弓
 矢審固而以中鵠為主鵠以皮為之是之謂主皮乘矢皆
 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禮樂交作而前之和容備焉是
 之謂和容及其已射皆有舞以為發揚蹈厲之舉是之謂
 興舞且射之物有五而其節有三曰和曰容見於未射之
 時曰主皮曰和容見於射侯之際曰興舞特見於既射之
 後此射之序以此推鄉射其禮可攷矣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鄭康成曰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
 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
 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言為政以順民為本也古今未
 有遺民而可為治○賈氏曰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為都鄙之主或為諸侯皆
 小不可以為大夫諸侯等故還入鄉中量德上
 可也以其有德行道藝故還使教民以德行道藝能者德
 小以為比長鄰長已上之官治民之貢賦田役
 ○易氏曰賢者在位則服

休足以長民居於本所則分勢不足以相臨故出於其鄉
 以長之所以任其教也能者在職則服采足以治平民居
 於他所則事情必至於不相諳故入於其鄉以治之所以
 任其事成周賓興賢能出於鄉不過賓之於鄉而亦用之
 於鄉此正所謂出使長之入使治之者也

○禮庫曰此意甚好大
 抵一鄉利病風俗善惡
 惟一鄉知之今一鄉之中有可推者因民興之而因以治民必能興利除害與民周旋
 於比閭族黨之間可謂公天下之心自後世鄉舉里選之法壞如天下之官吏悉總於
 吏部至吏部而受任者其
 為人賢不肖何自知之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
 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

鄭康成曰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易氏曰政其要
 也事其詳也

愚案會政致事各有等級比長則致於閭胥閭胥則致
 於族師族師則致於黨正黨正則致於州長州長則致

於鄉大夫鄉大夫又致於司徒六遂鄰長以上亦如之
 鄭鍔曰歲終則羣吏會其所行之政而來致其事者將以
 致之而上於長貳故使之先自審也○史氏曰贊正歲令羣吏
 致法于司徒○史氏曰稟退而憲於其所治者○史氏曰憲之於治羣吏
 以我所頒者或有可疑又使之自往而驗之致事於歲終
 上奉時王之政也致法於正歲不失四時之正也○項氏
 曰必致之者欲教無異法法無異義

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
 鄭康成曰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鄭司農曰洪
 範所謂謀及庶民○王氏曰帥其鄉之衆寡則鄉官咸在
 焉若州長則所帥衆若閭胥則所帥寡○賈氏曰國有大
 事必順於民心故與衆庶詢謀則六鄉大夫各帥其衆寡
 而致於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類○易氏曰衆庶超出乎

利害之外而深察乎是非之理況漸陶乎司徒之教為有
 素其詢之也宜矣若小司寇外朝之位而州長百姓亦得
 與其後百姓即六鄉所帥之衆庶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賈氏曰大故謂災變寇戎之事警急須人故鄉大夫令州
 長已下使民各守其閭○鄭康成曰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呂氏曰各守其閭則不擾亂

黃氏曰徵發雖有號令無節不達守法之嚴如此鄉大夫
 專行致察行藝以興賢能而令民守閭之事參焉鄉大夫
 皆卿也是為軍將○鄭鍔曰令出於口或得以偽為旌節
 則有合符之驗大司徒所謂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則使
 天下皆不得通鄉大夫所不達者特鄉閭之間而已

後學 成德 校訂

溫州府圖書館 WNZHOU LIBRARY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溫州府圖書館 WNZHOU LIBRARY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九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鄭司農曰二千五百家為州

○鄭錡曰書言唐虞之時鄉成五服至于五

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則長之為尊可知周官之制一鄉而五州一州二千五百家之眾用中大夫一人為之長如五國之長然蓋以一州之人為已眾有事而起則為二千五百人之帥不得

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賈氏曰教謂十二教治政令之法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

令皆治之○史氏曰州長非獨使之相調有教焉所以篤

父子睦兄弟欽長上之道詳矣又有治政令之法所以齊

不齊正不正驅其不帥教者也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鄭氏曰屬猶合也聚也因聚眾而勸戒之者欲其善也○

鄭鏗曰有邦法有教法黨正言正月屬民讀邦法此但言
 讀法觀下文言正歲則讀教法如初則知此所讀者為教
 法○愚案餘說見黨正

李景齊曰古者人才之盛雖得之鄉舉里選之公亦其所
 以長養成就之者自有道也蓋以五家之比已有下士一
 人為之長而有以禁其奇衰之心至於教法之所示則閭
 胥於聚眾庶之時族師於每月之吉黨正以孟月之吉州
 長以正月之吉皆屬民而讀法無非導民之知所從而使
 之不戾吾教所以漸摩誘掖之者詳且至矣猶未也人才
 不以漸而進則真賢碩能何以責備於一旦卒然賓興之
 日故自比長有以禁其奇衰之心而敬敏任恤則閭胥書
 之孝悌睦婣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夫
 所書至於黨正則是才之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又

有以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
 大夫於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則其賢書之獻悉有以公天
 下之心先王之於人才其教之不苟而進之有漸如此後
 世取人類薄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而一旦旁求博取務
 得真才亦踈矣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

賈氏曰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惟春秋二時
 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以百穀豐稔所

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鄭鏗曰周制春祈于社秋報于社孟冬割祠于

矣王安石以為歲時者則歲一屬而已殆未之攷耶

王昭禹曰因祭社民之所聚而讀法亦無所勞其民矣亦
 如之亦并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林
 氏曰讀法有因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類時之所在易為

知有因於事者若祭祀之類事之所聚易為力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鄭鏗曰先王教民之法未有不因時以諭其意射之為藝

用於朝覲賓燕之時其事為文用於田獵攻守之時其事

為武故以春秋教之春陽用事所以明其事之為文秋陰

用事又以明其事之為武因時而教其藝易進因以明義

○王昭禹曰古者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二

其有四方之志先王之為射禮因以習武事焉因以繹志

而觀德行焉故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奠而後發

則無不中矣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以觀德行而

已序者州之學也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射以序進且以別

其賢否也○易氏曰序皆鄉學之名五百家之黨以禮而屬飲者既謂之序二千

之名則其學安得不謂之序五百家之州以禮而會射者又謂之序方二千五百家之鄉既有鄉射

耶不以序言舉州黨以設之

王氏詳說曰四代學名見於王制見於孟子見於學記何

其不一學者不可不辨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

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

老於虞庠此四代之國學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

謂三代諸侯之學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

序國有學謂商人之鄉遂學且王制言四代學制言養國

老固知為國學矣知孟子所言為三代諸侯之學者蓋校

諸侯之鄉學所謂鄭人欲毀鄉校是已鄭以校名其學本

夏之名耳亦猶子產謂鄭伯為男同義鄭以男名其爵本

商之制耳所以知孟子所言為諸侯之鄉學知學記所言

為商之鄉遂學者蓋周禮於州長言射于州序黨正言飲

酒于序今曰黨有庠術有序夫術即遂也周人以序名鄉

學商人以序名遂學況學記所言皆引說命為說所以知
 學記所言為商之鄉遂學賈公彥以州黨之學名序則鄉
 之學名庠故遂引鄉飲酒曰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失之
 矣黨有庠則六鄉之學皆以庠為名遂有序則六遂之學
 皆以序為名是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商制也非周制也
 不然則州黨之學既同曰序何鄉之學獨為庠乎曰黨有
 庠舉其中以該上下也曰遂有序總而名之也

鄭鏐曰州長有射黨正有飲或飲而不射或射而不飲何
 也州黨俱未可以謂之鄉至於為鄉乃有飲射觀鄉大夫
 言以禮禮賓之則鄉飲可知又言以鄉射詢之則鄉射可
 知射義言鄉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則有射有飲乃
 為鄉飲州黨之中未可以行鄉飲故但言以禮會以禮屬
 之而已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鄭康成曰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
 者也涖臨也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
 罰

賈氏曰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

鄭康成曰致之於司徒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師
 帥

黃氏曰六鄉之軍聽於王主於司徒平居常自為六軍之
 教甚詳其兵精司馬作軍六鄉不與理勢當如此故六鄉
 徵發則稱國言有天子之命獨見之於州長州長承其命
 也帥而致之軍旅致之於小司徒役致之於鄉師小司徒
 鄉師各以其事總帥之而致於大司徒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鄭康成曰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陳君舉曰五黨爲州州長正月讀法則五黨之民已皆在州而黨正復屬民讀法五族爲黨黨正孟月讀法則五族之民已皆在黨而族師復屬民讀法一日之間旣於州長又於黨正又於族師民將奔走之不暇不知當時何以分別

愚案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往往是六卿兼爲之只在朝廷所謂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及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此兩日想若吏若民但聚聽于司徒之府其餘處則不讀鄉吏之首旣是州長亦有正月之吉正歲讀法之事者乃是受法于鄉大夫以退而讀之於州

鄉是五州之積想其地亦不甚相遠又次而黨正則四孟之吉與夫正歲想除正月之吉正歲兩日就聽于鄉州其三孟之吉則讀之於黨又次而族師則月吉屬民想又除四孟之外其餘八個月吉則讀之於族又次而閭胥旣比讀法除月吉讀之外其他無時不讀之於閭遠於民者其讀彌疏近於民者其讀彌數此則先王建置鄉黨分布教條之本旨若讀法日分可以類推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鄭司農曰贊助也○鄭康成曰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

王昭禹曰州長鄉官之次也於攷勸糾戒務致其悉故言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終之以贊鄉大夫廢興鄉大夫鄉官之長於賓興賢能則以其教之旣成也然後賓興之其不言廢則以見鄉教之成人皆有成

才可用而人之過惡與其可廢者不足以言之矣○史氏曰不曰誅賞而曰廢興者鄉大夫之教民與賢能廢愚不肖而已至於誅賞則大司徒王之事也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鄭司農曰五百家為黨○鄭鍔曰周家之制一鄉則二十五黨每黨以下大夫一人為之則以正一黨之人而為黨人所取正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鄭鍔曰政令以隄防之教治以訓迪之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鄭康成曰以四孟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教彌數○劉執中曰正月在州三時在黨○鄭鍔曰周制治民之具有教法又有邦法民知教法則不違乎理義民知邦法則不

麗乎刑辟法立於上其意不同不使之讀則莫知乎法之意讀不以時則又有擾民之煩矣州長正月之吉讀法其下文言正歲讀教法如初觀如初之言則知所讀者純於教法黨正四時孟月吉日讀邦法其下文言正歲屬民讀法則知其所讀者不止邦法又讀教法雖有教法實以邦法為先故州長之讀則有勸有戒黨正之讀則有糾戒而無勸蓋專以邦法從事使民有所畏而疾趨乎善民畏黨正之糾敢不從州長之勸戒也

春秋祭禘

祭敬反

亦如之

鄭鍔曰一黨之中必有禘祭左氏所謂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禘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禘之○鄭康成曰亦為壇位如祭社稷○賈氏曰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禘神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王昭禹曰郊特牲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則

索鬼神而祭祀乃萬物之神○鄭鍔曰大蜡之祭亦謂之索蜡言其名索言其義蓋萬物所

以生所以成凡人之欲皆有以養之凡人之求皆有以給

之孰為此者其神乎先王於是有報禮焉方其歲功之成

則索萬物之神而祭之雖水庸昆蟲有所不遺而況造物

之元功乎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籥章國祭蜡則吹

豳頌擊土鼓息老物凡皆索鬼神之神之祭所以報本而反始

既蜡而屬民飲酒于序所以休老勞農報本反始於歲功

之成休老勞農以正齒位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

黃氏曰社崇黼皆鄉祭惟蜡為國祭蓋亦命祀也教法禮

樂詳於鄉者以其士大夫也而使其民學焉鄭言為民三

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教之尊長養老非也鄉之教

法非專為農民亦非為農隙而始肄習之春秋祭祀四時

田獵正月之吉讀法正歲讀法孟月之吉讀法月吉讀法

何嘗一日不教以禮觀遂職則其教農民者可知矣商邑

翼翼四方之極斯之謂矣

鄭鍔曰行禮雖人之所難飲酒實人之所樂因其所樂寓

其所難尊尊之義在是貴貴之義在是孝弟之道自達乎

鄉黨矣因蜡祭之時飲酒以正齒位理蓋若此自周而後

蜡祭雖存而屬民之禮廢觴酒豆肉而怪民之犯齒在席

之上而怪民之犯貴悲夫楊氏曰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況大蜡

卒于亂也明矣陸佃曰其屬飲則於鄉學其主人則以鄉官其賓

介則處士賢者其謀介則就先生先生致仕州鄉里者坐主人於東南

僕於東北坐賓於西北坐介於西南此正位也一命齒于

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

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正齒也

王氏詳說曰鄉大夫三年一行鄉飲酒禮黨正一年行鄉飲酒禮鄉大夫行此禮以賓與黨正行此禮以正齒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鄭康成曰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陳君舉曰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而又與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

鄭康成曰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賈氏曰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之東房戶之西賓主夾之鄉人謂鄉大夫來觀禮為鄉人所遵法謂之為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

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

朱氏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不悖雖說不序齒亦不相壓別設一位如今之功德○史氏曰習鄉

尚齒仕而反鄉曲雖至王公安得不與士齒耶蓋周之士大夫仕於其鄉故黨正不齒不以貴而節文之仕至三命則不問鄉族皆當臨而治之而與之雜居齊齒將何以正色而帥乎下此不當齒之義

黃氏曰壹命受職齒于鄉者則以鄉之老者長者先之再命受服齒于族者則以家之老者長者先之三命而不齒者貴貴之禮也教之長謂其近於兄教之老謂其近於父教之貴謂其近於君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鄭康成曰其黨之民○鄭鍔曰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俯仰揖遜進退周旋尤貴以禮為主於五百家之黨立一黨正之官使民於此五事之中動必以禮從事然禮所得為者不可以不戒禮所不得為者不可以不禁故又掌其戒禁此所以能化民成俗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鄭康成曰亦於軍因為旅帥○鄭鍔曰師田行役衆庶所聚非致嚴以馭之不可也以法而治其政事又異乎平日之教以禮事矣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賈氏曰帥族帥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鄭康成曰書記之○鄭鍔曰或謂黨正四時孟月之吉與夫春秋之榮有糾戒之讀法歲十二月又有正齒位之飲酒於是時也不書其民德行道藝至於正歲讀法則一書之何也蓋讀法而糾戒之特以勉勵其修為之始大蜡而正齒位特以變革其田野之習正歲始一書者見德行道藝之難能使人終歲修之以俟一朝之見錄非正歲則黨

正不書非修習之已成則正歲不書聚民讀法以書之重難其事如此彼見書之人豈一朝而幸得之哉○王昭禹曰黨正之所書固非一日之積州長所以攷而勸之者亦因黨正之所書而已鄉大夫所以攷而興之者又因州長之所攷而已

以歲時涖校比

鄭氏曰涖臨也

○易氏曰以上臨下謂之涖

○鄭司農曰校比族師職所謂

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之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黃氏曰校而比之○賈氏曰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差失也及大比亦如之

賈氏曰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

○王昭禹曰鄉大夫三年之比也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五百三
鄭鍔曰六鄉之官無非掌教獨於族以師名官何也蓋先王之制鄉也合四閭而為一族環一族而聚百家其意以為治民者猶治家一家之中受姓為氏受氏為族合族既眾儻不率馴教訓則卑陵尊幼犯長而家道不正況百家之聚詎可不先有以教之乎以師為名乃是合族而教之意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鄭康成曰政事邦政之事○賈氏曰謂國之征役皆是也○鄭鍔曰族師之官以掌教為主乃使之各掌其戒令政事不及於教何也嘗以州長黨正攷之長以表率為義工以董正為義故二官皆言掌其教治師者人之模範名官曰師則不待言而知其所掌者教矣然設教之道能使人畏服於不言之表則其教必不肅而成是故官以師為名

而專命以掌其戒令政事戒以使人勿犯令以使人必從大有政小有事則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人人皆有所畏則師嚴而道尊教化不行者無有也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鄭康成曰月吉每月朔日也○王昭禹曰鄉官之讀法與夫書攷民之德行道藝孝弟睦婣每於屬民者非特眾而已亦所以公是非而明好惡每於歲之正月吉日非特謹其始而已亦使之日有所改月有所化○鄭鍔曰每月之吉聚而教之當使之讀法可也今乃使之讀邦法者蓋常人之情畏拘檢而樂放逸將欲之率教化必先使之識邦法使知邦法為不可犯則莫不轉而循教法是則每月之讀邦法乃所以驅之使從教法

賈氏曰此云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事○黃氏曰孝弟

陸婣人之姓質皆有之惟學則德進而行成不學無足觀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故書其有學者勸之

王昭禹曰黨正賢於其黨而已其賢不足乎州長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族師賢於其族而已其賢不足乎黨正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春秋祭酺亦如之

鄭康成曰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故書酺或爲步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蝻螟之酺與人鬼之步

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禘云

○賈氏曰案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公酒爲之今此族早不得公酒爲禮故云族無飲酒之禮鄭知祭酺有民飲酒禮者案禮器云周禮其猶醴與鄭注云合錢飲酒爲醴又明堂禮乃命國醴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醴法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鄭鍔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詔得橫賜則會幾日謂之酺說者謂酺之言布也王布德於天下而合聚飲酒也周人之酺殆此類

王昭禹曰祭酺必於族祭禘必於州者凡以其祭有大小之不同故即其所聚之衆寡唯爲社事單出聖唯爲社田國人畢作然則社之祭大矣故祭社於二千五百家之州禘之祭次之故祭禘於五百家之黨酺之祭爲小矣故祭酺於百家之族

鄭鍔曰當祭酺之時復書其孝弟睦婣有學之人豈非少長咸集又得諸公論而知其實歟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賈氏曰以邦比之法者案比之法國家有常故據其常法以案比之○鄭鍔曰比法者小司徒頒于六鄉之比法也在鄉師則謂之國比言是法本於王國而非臣下之所私在族師則謂之邦比言是法行於邦中而非特一族之所

專○賈氏曰四閭之吏者族師管四閭二十比吏則閭胥比長○王昭禹曰校其數而登其籍於鄉大夫○項氏曰夫以田言家以居言如家七人為眾家五人為寡貴賤老幼廢疾則不任可任六尺以上七尺以上者六畜牛馬羊豕犬雞車駕輦挽皆辨之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愚案先王既以伍法比其居不可無什法以聯其居若伍而不什仍舊人自為伍家自為伍彼此締絡藩籬愈甚不止如疏所謂擬入軍時相并也

黃氏曰比閭黨州皆以五而登惟閭四族變其中者所以為聯法也故五家為比有聯則閭合四閭為族有聯則黨

合如是則比閭族黨無不合者居則五家為比十家為聯行則五人為伍十人為聯五伍也十什也故士師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是也鄉合非野法也四閭為族八閭為聯八閭二百家軍法雖四而調一要必以是而起鄭康成注稍人曰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是也大司馬有車有徒故十人為聯則伍合二伍二百人為聯則卒合二卒以二百人計之七十五人共車三伍百二十五人為徒兵五伍皆伍也合則皆什也晉荀吳毀車為行而曰以伍共車為先又曰困諸阨又克蓋當險野利用徒盡合車人而用之故謂之以什共車此本先王微意荀吳窺見之耳然必素相聯合故倉卒可用

愚案相保是見居者則任之相受是新徙者則受之餘見大司徒

王昭禹曰刑罰相及相共則惡者所同惡而無所比慶賞相及相共則善者所同好而無所蔽○賈氏曰刑罰慶賞相及者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

之說門內尚寬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制各有云為○李

景齊曰古者聯比其民而歡洽其心使之有相保相受之

法而一有為不善者則衆庶之所共棄使為不善者亦或

從而保受之焉則其罪必及之矣此先王驅民而之善之

意故族師相及相共必繼於相保相受之後而比長有罪

相及亦繼於相受相和親之後然先王之時六鄉之民皆

期於德行道藝之歸而一為不善則比閭之所不齒而其

身不得以自容斯民安得而不移於善哉聖人善俗之道

其微權實寓於此○項氏曰相保相受則司徒比閭之說猶懼其未足也故

公矣然徒使之保受無利害則保受亦虛設也故又有刑有賞有罪則相及有賞則相共夫如是則保受無所妄矣故入可以受邦職出可以役國事死可以相葬埋皆有託也

王昭禹曰職隨其所能而任之凡邦之民莫不然事隨上

所作惟國中而已

○黃氏曰友助益至

以相葬埋則四閭為族正以相

葬為事故也

○黃氏曰事益易辨

○鄭鍔曰平居如此則有事而在軍

中前日之受邦職者今其敢廢軍政乎前日之以役國事

者今其敢顧私家乎前日之相葬埋者今其敢畏死而不

相救乎然則族師之法實軍政所寓矣

陳氏曰鄉遂雖有內外之別然遂之相保相賙相葬不異

於鄉鄉之相受相糾不異於遂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

法同於鄉先王之於家也既以五家為比為鄰積而上之

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為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為伍

為兩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又十家為聯以

聯其居十人為聯以聯其人鄉則聯之以八閭遂則聯之

以八里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而心同體一矣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

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鄭鍔曰一族之衆居則有比閭之聯而卒伍猶未之合有

耒耜之用而兵器或未之精至於作之而師田行役族師

遂為一卒之長欲其師行之有統則必合為卒伍○王氏曰以伍聯伍

故謂之合欲其攻戰之必勝則必簡其兵器合則使之聯而不散

簡則使之精而無敝又用鼓鐸旗物率之至於師田行役

之所○賈氏曰帥而以至者帥至於鄉師以致於司徒也猶恐其在軍之不肅復掌其治令

戒禁刑罰既已防之於其前又有以驅之於其後孰敢不

率哉至歲終會其一歲所行之政而致其事於鄉大夫則

一族之政舉矣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王昭禹曰閭二十五家而同其門中有胥以統之○鄭鍔

曰或謂庶人在官者曰胥所謂府史胥徒是也中士為一

閭之長亦以胥名之不嫌其與胥徒伍耶蓋胥者有才能

之稱取其才智足以長人爵既為中士固足以自別於庶

人之在官者矣名不嫌其與同

各掌其閭之徵令

史氏曰閭胥於民尤近掌其征令而已異於師也徵令者

下之所言皆是也○鄭鍔曰有所求取於民則曰徵有所

役使於民則曰令閭之政令小司徒行之閭胥掌率一閭

之民以聽之故各掌

易氏曰徵令乃奔走之事屬於庶人在官之徒宰夫所謂

徒掌官令以徵令是也閭胥掌之數其閭之衆寡而辨其

施舍特以贊族師之校登也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王昭禹曰二十五家其數寡而可以數計之○鄭鍔曰說

者謂一閭之中不過二十五家其衆寡何難知之有必以歲時各數之蓋一閭之民有可任者亦有可施舍者彼其或老或幼苟不知其可舍而一切任之豈恤民之道哉閭胥之數唯先有以辨之則鄉大夫得以歲時入其書敏任恤者

鄭康成曰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醜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

黨飲酒也○王昭禹曰分而言之則曰師曰行役合而言之同謂之役政○黃氏曰役政師田也司馬政典也喪紀大喪之

事也○黃氏曰四閭為族使之相葬○王昭禹曰即州長所謂大喪之事閭胥特以聚衆庶為事而已若作民而用之非所掌四者及比

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

黃氏曰數謂其事之有數者比謂因其敘而比之居則五家為比故讀法亦使比而聽之以祭祀聚則讀祭和之法以役政聚則讀役政之法以喪紀聚則讀喪紀之法大抵

州黨族各有法則各以其時而讀之閭亦自有法則因其聚而讀之○賈氏曰族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閭胥官卑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故云既比則讀法

黃氏曰任任其事也○史氏曰任信於朋友恤憂其事也○史氏曰恤憫其窮困任恤必

敬敏者於是書焉○鄭鏗曰六行之教曰孝友睦婣任恤而已初未嘗教以敬敏也今乃書其敬敏任恤者蓋世有好名之人以任恤為能者臨事或慢侮而待人不敬赴事或遲緩而應機不速必視其能敬敏於任恤之事然後書之皆不足以為高行此與族師書其睦婣有學者意同

賈氏曰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王昭禹曰敬敏任恤其事易見其行易知閭胥之賢不足於族師故書其敬敏任恤而已任恤與孝友睦婣同為六

行任恤為末孝友睦婣為本故族師書其孝友睦婣閭胥書其任恤而已

凡事掌其比釐古橫反撻吐達反罰之事

賈氏曰言凡事則是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皆須罰之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

其比時有違失見以釐撻罰之○王昭禹曰閭胥主於聚眾庶而比之則所謂

釐撻罰之事者特於比眾庶之時也詩曰兕觥其觶則兕

觥罰爵也鄭康成曰爵以兕角為之書曰撻以記之則撻罰扑也

○賈氏曰重者以撻撻之

林氏曰事有小大則比之使聚行有不中則釐之使中才有不達則撻之使達為有過失則罰之使恥閭胥致詳於事如此

史氏曰二十五家之失禮疑若不足關於治亂而先王之

罰不怨如此固不以二十五家而廢治也

鄭鏐曰既書其行則不遺片善又罰其過則不容小惡周家之民所以能遷善而遠罪也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史氏曰民之治自族黨州鄉為附庸為侯邦為天下其本則出於此欲治天下必行比法可也是故先王於此尤所致意雖合為六鄉統為天下其法亦必以此名之○鄭鏐曰聖人作易地上有水則名卦為比以水與地至相親也五家可謂親矣故名曰比然其長下士也乃同乎州長之長殆亦以其位卑爵微不足以長人故命名之義不嫌於上同○禮庫曰比長閭胥之屬只民間推擇為之可以表率五家者為比長表率二十五家者為閭胥即非官司案鄉官遂官皆不設局無府史胥徒之屬非官司也後世論

成周設官併鄉遂數之遂疑其太多此不放之故○楊氏曰先王度地以居民因田以制祿天子之縣凡九十三國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載師有士田則士之受田即祿也故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夫五家為比以一下士長之王畿合六鄉之眾比長以萬計若以受天子賦貢祿之則以財不足為疑無足恠者王制言王者之制祿者則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之田視伯大夫之田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自三公以下皆以田言之制祿以田明矣故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九貢致邦國之用各有所待而士祿不與則不以賦貢祿之又可知矣

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衰則相及

楊氏曰奇者常之反衰者正之反○鄭康成曰衰猶惡○鄭鏗曰相受

則以容言之

○項氏曰相容不相擠排

相和親以情言之

○項氏曰相好不相乖離

○王昭禹

曰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比長言相受不言相保者蓋分而言之則比相保閭相受合而言之則皆相保受相和則不乖相親則不踈如此則愷悌和樂之風形而乖爭陵犯之變無由而作矣先王禁民為非於其微而致察故始於五家之比

史氏曰周之治本於閭門又以比法輔之則五家之家法素嚴矣其相受相和親固然也所慮者奇衰之民忽生其間遂能敗羣亂俗同比之民不能絕其萌相帥於無過之地至於有臯豈不相及乎相及者若今連坐也○項氏曰五家有臯惡姦究則

相及賴其相察

鄭鏗曰一比之中如此及合為一伍則驩愛之心足以相死一伍如此軍政定矣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王昭禹曰孟子曰死徙無出鄉者其常也此言徙于國中及郊于他者其變也○黃氏曰國中即六鄉也鄉大夫曰國中自七尺至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舉國中對野則六鄉為國中可知此舉國中對郊蓋六鄉餘民居于四郊者自郊徙國中自國中徙郊若為進退陞黜之法者○鄭鏗曰軍政寓於鄉一家遷則一伍廢而軍法壞今乃有徙居之法蓋地有廣狹民有眾寡勢不能無遷○鄭康成曰謂不便其居也然非民得以自遷為比長者授之行之則奉上今而遷也○鄭康成曰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

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

賈氏曰當鄉之內遷徙直須伍長送付彼吏若徙于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為旌節乃行之○陳君舉曰至遷于他所

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蓋非甚大不得已則不容其遷不然鄉民盡出遷居則六鄉為虛矣為之旌節以防呵問者鄰長謂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亦謂在其遂中至徙之他則亦如是先王於鄉遂中蓋嚴如此○史氏曰若徙于他則不可面相授受予之旌節以為信則彼得以受之矣何者知其無過也

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

劉迎曰居鄉無授出鄉無節此無根着之人故以園土內之○鄭康成曰獄必園者規至仁以仁求其情○史氏曰無授無節非有過則必其無土著者彼之得之寧不呵問內之園土者既防其奸偽又冀其回心而止於無過此先王之仁政也豈有罪者耶司園掌園土之官其曰收教罷民又曰

任之以事而收教之固非獄矣但以上為園而立之出入

之限先儒謂繫之園土而考辟之則真以為獄也不然其

刑人也不虧體罰人也不虧財非有罪者可知

呂氏曰先王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徙于彼又授之於他

徙于他則為旌節無授無節則是無係屬之民而囚之園土矣間民無常職但不服職而已有身則有家有家則係於此可知如是則雖有游手機巧之民亦將日漸月化而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法則雖姦雄豪傑且俯首而不敢倡惟其失此法遂至於民無附着而游游手機巧徧天下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鄭康成曰聚土曰封謂墳塚埒及小封疆也○賈氏曰封人與大司徒設社稷之墳相左右故在地官為職首胥徒多者以畿封事廣故也○鄭鍔曰論語有儀封人左傳有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說者皆謂典封疆之官然以經攷之有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有司險掌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又有掌疆之官官雖闕而康成以疆為界則所掌者封疆之界矣此封人若為掌封疆之官則宜與掌固等並列今列於地官專以設社壇飾牛牲為職則非典封疆之官明矣○徐卿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乃列於比長之後者蓋民為貴社稷次之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

史氏曰封人掌設壇壝唯王有社壝而於國則設社稷之壝也夫壇也壇在中而外為埴埴故謂之壝舉壝則知有

壇矣畿封植其所宜木嚴其界限使無犯鄭鍔曰汝大司徒於邦國都鄙言制其畿疆

而溝封之入言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俱謂聚土為封則知康成聚土之說為是司徒制封溝之封制其法也封人為聚土之封為其事也惟其為聚土之事故於王社則掌設

其壝又為畿封而植木以為表於諸侯國之社稷亦掌設其壝為之封土以表其界之所非特王社之畿與諸侯國之封為然造都鄙表封域亦然蓋俱循大司徒所立之法

而為壇壝埴埴與小封疆也愚按疏說畿封見大司徒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

鄭康成曰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賈氏曰禹貢徐州貢五色土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

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是封諸侯立社稷之法

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史氏曰封其四疆為建國設也封其域為建都邑設也○

唐氏曰如是則內諸侯之制與外諸侯同也

鄭鍔曰說者謂天子有社稷諸侯受命於天子則有社稷

封人掌設王社壝而不及稷乃為諸侯兼設社稷之壝何

耶余以為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為民立社曰大社諸侯自

為立社曰侯社為民立社曰國社觀小宗伯建國之神位

右社稷左宗廟則天子之制有社而稷從之自漢以來謂

之大社大稷若夫王自為立社四方各以其色之土上冒

以黃明為天子之有土是為土示而稷無預焉封人所設

之社壝謂地茲所以不立稷也至若諸侯之有功德者天

子乃取王社之土各因其方苞以白茅使之立社稷是為

侯社封人不為設壝也惟其為民立社則必立稷乃為之

設其社稷之壝使之有土穀之神則知務農重穀矣史氏曰王社

侯社皆不置稷者王與諸侯以實土地為任也大社國社有稷侑之者民以食為天也○陳氏曰祭社必及稷以其

同功均利以養人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勾龍稷配以柱商

時又易柱以棄其功利足以侔社稷王與諸侯皆三社二

稷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位則北面社向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主則用石為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先王之制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歌載芟秋報歌良耜此祭之常也凡天地大裁之類祭大故大裁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廬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災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罇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帔舞其鼓靈鼓凡此皆因禮樂以致其義

令社稷之職

鄭康成曰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鄭錡曰諸侯當守社稷之職又慮其廢

而不祀封人則今之使無敢如是則其國之民亦為社事單出里為社田而竭作為社祭而共染盛亦不敢失其職○劉氏曰封人既設其壇今匠人設五方之土築其壇焉

史氏曰大司徒設屬所以教民者已備然後得以立社稷之壇壇奉社稷之牲牢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然均是神也曷先於社稷蓋有國有家者當以土地為重孟子言諸侯之寶必以土地居首記亦曰家主中雷國主社豈非國家所重有在於土地乎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音福衡置其綵持忍反共其水橐古老反

王昭禹曰飾謂飾以文繡○陳氏曰小子凡沈辜侯禳飾

其牲羊人凡祭祀飾羔校人飾幣馬飾黃駒曲禮曰飾羔

鴈者以績○鄭康成曰飾謂刷治潔清之○鄭康成曰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

楸狀也○史氏曰衡以系其綵也○鄭司農曰綵著牛鼻繩以牽牛者今時

謂之雉與古者同名皆謂夕牲時也○鄭康成曰水橐給

殺時洗薦牲也○賈氏曰水以洗牲彙以薦牲

薛氏曰祭祀以牲為大故王於命官而養則齋戒沐浴而朝之其於十日則擇毛吉而育之至於祭之日則親牽牲而入于太廟未入則迎于門既入則執其引以鬼神之所歆享者在是也夫以萬乘之尊而從事於牽牲之禮一毫不備則無以嚴天子之禮飾其牲者崇其儀也設楅衡者防其觸也置其絳以備用也共其水彙以致潔也○王氏曰封人言掌設王之社壝封疆而樹之則以飾土事為職故使之飾牛牲以牛土畜故也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鄭康成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鄭司農曰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膄毛炮之豚爛去其毛炮之以備八珍○鄭鍔曰說者謂所飾者牛牲則所歌舞者亦牛牲耳又及毛炮

之豚何也八珍之物炮豚居其二其法則聚豚而封之實棗於其腹中為馬糞泖以稻粉調以醢醢然後成祭祀則用薦羞之豆實此致美之尤至安得不歌舞以致之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易氏曰喪紀有奠牛賓客有牢禮積膳之牛軍旅共犒牛大盟有載書之牛其牲皆如祭祀之飾敬其事也○鄭鍔曰夫牲取可以為禮足矣乃每每致飾然後用何哉蓋文有餘而物不足失之偽物有餘而文不足失之野欲華實相副則飾不可闕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主教六鼓四金以是教官故在此○陳君舉曰鼓人舞師不隸宗伯而隸司徒蓋亦野用之也凡野事則為之

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鄭康成曰音聲五聲合和者○賈氏曰單出曰聲雜此曰音○史氏曰鼓專於陽金為西方之物有陰之義凡進皆鼓凡節皆金陰陽之義不可偏廢也○鄭鍔曰此教六鼓四金則不止於鼗又況小師掌教鼓鼗鼗瞽矇亦掌播鼗注專指為教眠瞭不可也若教眠瞭亦不過奏樂之際可節聲樂耳乃若軍旅田役安用彼為哉○賈氏曰節聲樂者雷鼓靈鼓路鼓晉鼓也和軍旅者即鼗鼓鼓軍事也正田役者鼗鼓鼓役事也○史氏曰聲樂之作綴兆舒疾以是節之軍旅之起坐作進退以是和之田役之興往來甘苦以是正之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

鄭鍔曰能知聲者或不能為器能制器者或未必能知聲

鼓人知聲者也韞人為鼓者也為鼓者大小長短儻不中度則知聲者欲其聲不爽可得哉故上言教擊鼓之法此言教為鼓而用之之法然則教為鼓者教韞人為之先儒謂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則失之矣○易氏曰以六鼓聲用攷之惟雷鼓專用於天神鼗鼓專用於役事若靈鼓用於社祭至冥氏則用之以毆猛獸矣路鼓用於鬼享至大司馬則用之於教戰大僕則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作樂之鼗鼓維鏞仲春蒐田軍將晉鼓則又鼗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矣要之聲用各有所主所以不容不辨

以雷鼓鼓神祀

鄭康成曰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劉執中曰按大司樂雷鼓禮天神是鼓神祀也

○鄭鍔曰天神變化無方雷者天之聲故名雷者以鼓神

祀則宜

以靈鼓鼓社祭

鄭康成曰靈鼓六面鼓也

○劉執中曰按大司樂靈鼓禮地亦是鼓社祭也

鄭鏐曰地道

有形可見而靈者神之降而有驗故名靈者以鼓社祭則

宜言鼓神祀鼓鬼享不言地示乃曰鼓社祭何也記曰社

祭土而主地蓋社者地神之尤貴言社則地示見矣觀大

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亦只言以血祭祭社稷意蓋

類此

以路鼓鼓鬼享

鄭康成曰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

○劉執中曰按大司樂路鼓禮人鬼是鼓鬼享也

鄭鏐曰先王之道大而無所不通而路者道之大故名路

者以鼓鬼享則宜

史氏曰天神之祀用雷鼓雷固無形主乎陽后土之祀用

靈鼓靈固異神主乎陰宗廟之祀用路鼓路固為大主乎

祖

以鼗鼓鼓軍事

鄭鏐曰國之大事莫大於戎鼗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

三之一其聲尤大鼗大也

○史氏曰軍事欲與眾共聞也

字或為賁賁亦大也

故宜用以鼓軍○易氏曰大司馬所謂諸侯執賁鼓是也

以鼗鼓鼓役事

鄭鏐曰用民之力宜緩不宜急鼗鼓長尋有四尺倨句鼗

折其聲尤緩字或為皐皐亦緩也

○史氏曰鼗高也役事亦欲與眾共聞也

故宜用以

鼓役事○賈氏曰詩云鼗鼓弗勝起役止役皆用鼗鼓也

以晉鼓鼓金奏

鄭鏐曰金奏者西方之聲陰之屬也陰以退為主陽氣導

之乃進晉鼓長六尺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

者三之一上三正其名曰晉晉進也以進為義故宜用以鼓
 金奏○史氏曰金奏編鍾以是發之樂之始作進而未已
 也○賈氏曰作樂則先擊鍾故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云
 先擊鍾次擊鼓則是擊鍾後即擊鼓故曰以晉鼓鼓金奏
 王氏詳說曰路鼓用之於人鬼至司馬教戰則王執路鼓
 矣晉鼓用之於金奏至司馬教戰則軍將執晉鼓矣鼗鼓
 用之於軍事至辟雍作樂則鼗鼓維鏞矣靈鼓用之於社
 祭至大司樂用之於祭地示是又不止於社祭也路鼓既
 用之於人鬼又用之於教戰至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
 外是又不止於人鬼與教戰學者當知六鼓之為用不必
 知六鼓之為制

以金錡音和和鼓以金鐻直音反節鼓以金鐃女交反止鼓以金鐸待洛反通鼓

工氏詳說曰四金之名三見於大司馬惟錡之名不見於
 經內見於漢之太子樂

鄭康成曰錡錡于也園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
 相和○陳氏曰國語曰戰以錡于丁寧倣其民也又黃池
 之會吳王親鳴鍾鼓丁寧錡于振鐸則兵法固用錡矣○
 王昭禹曰以金錡和鼓鼓唱而和之

鄭康成曰鐻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司馬職
 曰鼓行鳴鐻○賈氏曰按詩鉦人伐鼓鄭注以為軍行所
 用與此不同者以其動靜俱用故也○王昭禹曰以金鐻
 節鼓鼓行而節之

鄭康成曰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
 曰鳴鐃且卻○賈氏曰按左傳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哀公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

退軍之時鳴鐃○王昭禹曰以金鐃止鼓鼓退而止之
 鄭康成曰鐃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鐃○
 賈氏曰此是金鈴金舌故曰金鐃在軍所振言通鼓者兩
 司馬振鐃軍將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王昭禹曰以
 金鐃通鼓鼓作而通之

項氏曰四金惟金鐃用於樂餘皆軍事此以大小序鐃大
 於鐃其形圓鐃小如鍾鐃無舌鐃有舌

鄭鏐曰古人之制有鼓以作樂必有金以止之其說以為
 鼓之擊也無以和之則其聲單出而無鏗鏘之美必和之
 以金鐃鼓之鳴也無以節之則其聲大長而無節奏之次
 必節之以金鐃鼓有時欲其止鐃鳴則擊者必休息而不
 作鼓有時欲其通鐃鳴則擊者必急疾而不徐四金用於
 六鼓猶陰之於陽水之於火相齊相成說者謂鐃有淳和

之意故可以和鼓鐃有獨立之意故可以節鼓鐃有堯然
 而高之意故可以止鼓鐃有絡繹不絕之意故可以通鼓
 理或然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帛音拂舞者

黃氏曰祭祀百物之神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者○鄭鏐
 曰或謂祭祀用舞固不止於兵帛此所鼓者二舞何也天
 神地示人鬼皆鼓人所當鼓而不及百物之神彼其神之
 小者有用兵舞帛舞之時雖止於二舞鼓人亦當鳴鼓以
 作之也神之小者或能為人捍患故用兵舞或能為人除
 去不祥故用帛舞兵舞本用於山川帛舞本用於社稷小
 神之功或近似之所以得而用焉○易氏曰舞師言凡小
 祭祀則不興舞今以兵帛而用於百物之神何歟苟有功
 於民載於祀典則非小祭祀也

八軍旅夜鼓鑿

鄭康成曰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且明五通為發响○鄭鍔曰軍旅所止尤以防夜為急鼓人之鼓鑿所以警之也其鳴之鑿所以致

其憂戚之意

○薛氏曰鼓軍鼓者鼓也鑿其聲也

軍動則鼓其衆

賈氏曰軍動謂行前向陳時○項氏曰鼓其衆作士氣也

經曰鼓人皆三鼓曹劌曰一鼓作氣

田役亦如之

賈氏曰田獵圍合之時必擊鼓象對敵故大司馬云鼓遂

圍禁

史氏曰所以作士氣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

項氏曰日為月勝故食於朔月不受日光故食於望是皆

陽為陰所勝故鼓以救之助陽氣也王親鼓之鼓人詔之

耳○賈氏曰大僕云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面

又云救日月亦如之按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固用雷鼓則

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戎右俱云贊王鼓得

佐擊餘面也○王昭禹曰日月之薄蝕陰陽之進退人事

何與其間哉而古人有救日月之禮蓋其以裁成輔相為

事則陰陽之運有不由其道日月之明有不用其行必反

之裁成輔相之事焉王之於日春朝不廢朝王之於月秋

暮不廢夕則其於救日月而鼓之固王之專有司特詔之

而已

大喪則詔大僕鼓

鄭康成曰始崩及窆時

王昭禹曰自雷鼓至通鼓則鼓人之所辨自凡祭祀至亦如之則鼓人之所鼓自救日月至大僕鼓則鼓人之所詔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為之○賈氏曰掌教野人之舞亦是教官之類樂師亦教舞不在此者彼教國子學樂必須合於禮故入春官也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賈氏曰掌教野人國有祭山川等則舞師帥領往舞○王

昭禹曰兵舞干舞也山川為國阻固故以干舞之干之言

扞也○史氏曰帔舞執五采繒如帔○王昭禹曰社稷上

穀之神所以生養人者欲其無災害之厲民而有帔除之

功帔有祓除之義也故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鄭

康成曰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帔四方祭祀謂四望○王昭

禹曰四方為國翼蔽故以羽舞之羽有翼蔽也○黃氏曰

山川之在四郊者蜡則其民得祭之四方鄭康成以為四

望四望非州黨所得祭祀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詩曰以

社以方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王則通祭之王制山川

社稷四方則國子舞此州黨之祭故使舞徒舞謂之野舞

野舞舞師教之舞師所以列於鄉官者以此○鄭康成曰

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帔○史氏曰皇舞執五色如翟也○鄭康成曰旱暵之

事謂雩也曠熱氣也○鄭鍔曰旱暵出於非常故不言祭

祀而言事偶有是事則染羽為鳳皇之形以舞焉不象鳳

者鳳雄而皇雌所以召陰而却陽也○易氏曰皇舞用於旱暵之事則有陰陽相濟之義○

鄭康成曰帔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陸佃曰有山川阻

固然後可以保社稷有社稷然後可以有事于四方有事

于四方然後可以待變事此舞師之舞先後爲序也○賈氏曰按樂師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以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王氏詳說曰兵舞用之山川矣司干云掌舞器而及於祭祀賓饗是不止於山川也羽舞用之四方矣籥師云掌羽舞及於賓客饗食是不止於四方也此鼓人亦云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亦所以見其用之不一也但此見於地官以地事與民事爲主故耳山川社稷四方地事也旱暵民事也

凡野舞則皆教之

鄭康成曰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易氏曰教之備鄉遂之舞所以待國事○鄭鍔曰四十人學舞之外有野人學

舞者亦當教之以待闕人則用之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黃氏曰蜡祭百神與山林社稷四方有舞自餘防瀆表啜之屬不舞旱而祭其神舞祭百辟鄉士不舞州祭社舞黨祭崇族祭酺不舞故曰凡小祭祀不興舞鄭曰王玄冕所祭非也王祭不使舞徒舞○易氏曰鼓人於祭祀百物之神教兵舞帔舞此言不興舞者謂其神雖在祀典而功不足以形容也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詩曰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鰈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賈氏曰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亦是地事故在此

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

鄭康成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黃氏曰牛人主牛則牧人惟牧馬羊豕犬雞五牲而已其曰六牲備言之

耳○史氏曰祭祀之牲貴於牧養阜蕃者不以瘠薄待神

祇祖考聖人之孝心也○鄭錡曰非徒責以阜蕃又欲阜

蕃其物蓋物者毛色之稱校人職曰種馬一物戎馬一物

無羊詩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皆指毛色為物○鄭司農

曰牲純也○愚按康成以牲為體完具若以下文用龐對牲司農之說是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

史氏曰凡祀分陰陽者以天地則天陽而地陰以日月則

日陽而月陰以宗廟則昭陽而穆陰○易氏曰騂者赤色

之盛○劉氏曰周人尚赤故以騂為尊黝者黑色之微○鄭錡曰用騂豈徒色之

赤哉必其毛純乎赤用黝豈徒色之黑哉必欲其毛純乎

黑牧人毛之然後五官奉之是禮官之事亦牧人之事○

陳氏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

以黃不以黝蓋陽祀以騂為主不必皆騂陰祀以黝為主

不必皆黝牧人所言亦大率而已詩曰來方騂祀以其騂

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

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鄭錡曰祭祀用物必有其由其

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

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

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本無牝牯

也說者疑禮記祭法言燔柴於泰壇祭天瘞埋於泰折祭

地其文則俱用騂犢又與此用騂用黝之文不合余以為

此乃為禮學者之過經之文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

於泰折祭地也其下乃云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

康成失其句讀以用騂犢之文連上讀之其說曰地陰祀

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耳安有天地異位騂黝異色而

於經文只連言耶注疏之學此類多矣○方氏曰赤為陽之盛而蒼與青乃其類黑為陰之盛而黃與白乃其類若是則祀天之性不必蒼亦從其類

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鄭康成曰望祀五嶽四鎮四瀆○鄭鍔曰各倣其方之色豈徒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哉必欲其毛之純乎青白赤黑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

黃氏曰時祀之牲總結上陽祀陰祀望祀皆四時所常祀山川四方百物包於其中矣此特見或駢或黝或各以其方之色皆用純對下文外祭毀事用龙耳○易氏曰養牲為有素故必用牲物

凡外祭毀事用龙可也

鄭康成曰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易氏曰按校人云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何用龙之有攷之肆師與祝侯禋于壘及郊是置郊外祭也侯禋毀事也豈與所過山川者例言 毀謂鬻辜侯

禋毀除殃咎之屬○杜氏曰龙謂雜色不純

鄭鍔曰四時常祀牲必用牲祀既有常則物可預備外祭毀事牲或用龙事出非常則物或難得然牲以牲為貴用龙出於不得已故亦僅可而已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鄭鍔曰上既謂之牲物此又謂之犧牲蓋牲全也犧亦全也牲之為全者謂色之純犧之為全者謂體之具○鄭氏曰犧毛羽完

具也周景王時賓起見雞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 犧體具矣色或不純牲則體全而色亦

全也四時常祀用牲則不止於色之必純其體亦必全也凡祭祀之犧則體具而毛或不純亦無害此其語所以不

同○鄭康成曰授充人者當殊養之○易氏曰繫之充人潔之也所以致敬於神也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鄭康成曰謂非時而祭祀者○賈氏曰若上文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王氏曰共奉

之則非特共其牲又奉其事○史氏曰非時之祀共奉之而已不暇繫於充人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康成曰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犇犇者九十其餘多矣○賈氏曰鄭引詩者證經牛多故徒有二百人牧之也

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鄭鏐曰周制有公家之牛有私家之牛祭祀以為犧牲者

公牛也車輦出於鄉遂之民者私牛也○黃氏曰此與九職之牧分授牧田以養國牛故言

最大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

牛者無所不用○王昭禹曰六牲之奉屬於五官羊人犬

人雞人止言共以有牧人養之也牛人養之而又共之未

成牲謂之牛而牛人之所養不特以為牲故自享牛求牛

牢禮積膳膳羞之牛皆以牛言之○賈氏曰政令則諸侯

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史氏曰政令凡祭祀所用無所不掌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鄭康成曰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史氏曰享牛謂所合共者若牧人之牲

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

神非一處○鄭鏐曰求索也記曰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

祊不知神之所以在於彼乎於此乎或遠諸人乎是故祭之

明日則索祭之亦謂之繹祭祭亦用牲則求牛為索祭之

牛明矣○劉氏小傳曰享牛者享神之牛凡求讀如速速配也配神者之牛以郊禮言之享牛所謂帝牛求牛所謂稷牛周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史氏曰求牛謂非時而須若牧人外祭毀事之尨是矣○黃氏曰求牛亦芻之備非時之須耶牧人所謂凡牲不繫者

鄭節卿曰牛有卜

通志堂

司豐丁義卷三十一

通志堂

通志堂

而後用者有用而不必卜者享牛卜而後用求牛用而不
卜○黃氏曰職如字不必改充人司門各共其職牧人備
言之矣此省文耳○鄭康成曰職讀為穢穢謂之牝可以繫牛穢人謂牧人
充人○賈氏曰充人置穢入地之時穢祇然作聲故以聲
名其官凡牲堪祭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
人乃繫養之今若即以穢人為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人言之

鄭康成曰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鄭康成曰牢禮餼饗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
主國五積膳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大牢○史氏
曰既以生饋之又以熟進之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

史氏曰饗食賓射講禮之時用也○賈氏曰饗者亨大牢
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亨大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
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者謂大射

及與賓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穀俎故有
牛也膳羞之牛謂獻賓時宰夫所進俎是也○王氏詳說
曰既曰積膳之牛又曰膳羞之牛積膳謂共賓也膳羞謂
獻賓也○鄭康成曰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
冪者與膳羞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
軍事共其犒牛

鄭司農曰犒師之牛

○項氏曰若鄭商
以牛十二犒秦師

喪事共其奠牛

鄭康成曰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賈氏曰喪中
自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奠朝夕
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小斂大斂
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亦有馬牲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

黃氏曰兵車輦也。○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軍旅之賦取具

於民矣此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則公牛也馬

牛車輦取具於民者乃私牛也。○鄭康成曰牽徬在轅外

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徬曰徬任猶用也。○史氏

載任引重致遠之時用也○黃氏曰載公任器則私任器出於民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簠音老以待事

鄭司農曰互謂楅衡之屬。○鄭氏曰互若今屠家縣肉格○賈盆簠皆

器名盆所以盛血簠受肉籠也。○易氏曰以待事則或剥

或享或肆或將皆待之為有素

史氏曰觀周官牛人所共非祭祀則賓客燕享軍旅初非

為食用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

不殺犬豕所謂故其祭祀之時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劉執中曰牧人雖
掌六牲猶牧之草野以適其性乃克阜蕃然未之芻也迨
將用以為牲而係之于充人
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
之

鄭康成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史氏曰繫于

牢者充人所躬親也。○易氏曰充人受牛人牧人所授者

而繫之也

鄭康成曰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王昭禹日記

曰三月繫又曰帝牲必在滌三月傳曰芻豢遠不過三月

近不過旬浹在三月繫于牢之時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鄭康成曰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王昭禹曰五

帝之祀先王之享宗廟人鬼之大者謂之正祭祀則非是
謂之散祭祀宜矣猶舞非正舞則謂之散舞車非正車則
謂之散車○鄭康成曰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
曰使守門者養之○王氏詳說曰詩曰爾牧來思以薪以
蒸是以牧人兼薪芻之事也此繫于國門使養之且使守
門之人而兼牧人之事此所以見隆古盛時之無間事也
且莫閒於牧人尤莫閒於守門之人以其閒而復役以他
事而不以侵官離局為嫌者意有在矣
展牲則告牲

王昭禹曰展察視之也告牲告其色之純也肆師言祭祀
展犧牲則展牲者肆師也充人則告牲而已
碩牲則贊

王昭禹曰碩大也所以告其體之充若左傳奉牲以告曰

博碩肥膷是已蓋君牽牲宗人告碩而充人則贊之饋食
之禮宗人視牲告充則碩牲為贊宗人明矣

王氏詳說曰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
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於是乎取之欽之至也
君召牛納而視之則有視牲之禮矣擇其毛而卜之則有
卜牲之禮矣吉然後養之則有養牲之禮矣皮弁素積朔
月月半君巡牲則有巡牲之禮矣至於夕牲展牲牽牲射
牲割牲無非禮之所寓贊牲者太宰毛牲者宗伯奉牲者
五官之長贊射牲者射人歌舞牲者封人何特於充人而
疑之知此則知祭禮之重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一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